唐集質疑

岑仲勉

集之一部爲史源，亦史餘也。邇年涉獵唐史，佐讀唐集，閒札所見，積百許條，既來湖湘，適徵工作，因以陳拾遺集、張曲江集考證及白氏長慶集之僞文，別出專篇，其餘名曰質疑云。皆民國二十六年冬，記於長沙聖經學校。

凡目

袁憲公遺文存目——都督閻公之雅望——王勃疑年——杭州崔使君——龍筋鳳髓判——王冷然上張說書——趙公——張說撰姚崇碑——張說郭知運碑銘用韻——楊執一碑——盧思道碑——太白集王琦注——韋南陵冰——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柏貞節卽茂林改名——贈李八祕書別詩——杜甫祖母盧氏志——杜甫世系——中唐四李觀——杭州刺史廳壁記——獨孤及系年錄——李季卿志——陳留文宣王廟碑撰人——制誥集——常袞世系——顏眞卿馮翊太守謝上表——顏特進——判尚書武部員外郎——袁高——顏魯公世系表——置千秋節——李端墓誌與新表之異同——過蘧園賦——修禪道場碑之作年——王良士爲韋令公謝表——京兆韋詞——祭座主顧公文——柳宗元世系——陽城出刺道州——承乾之子象及其歷官——元饒州——府王嚴震及馮翊王公——上趙昌尚書啓——柳柳州外集——南鎭碑及碣記——韓愈初貶之詞——開忠二州牧——刺史鄒君——禮部郎中韓雲卿——及此年泪洋州許使君——李觀疑年——馬燧之家婦——羅池廟碑作年——韓愈河南河陽人——元稹世系——韋應物——答朱載言書——賈島貶年及其享齡——京尹十年十五人——太宗十八舉義兵——德宗妃韋氏——李憑或李遜——薛苹與薛平——京兆府二十四縣——于明州——河南換七尹——同時六學士——條流與條疏——送相公十八丈鎭揚州詩——姚合與李德裕及其系屬——上周相公啓——韓偓南依記——河嶽英靈集——

家憲公遺文存目

初唐制誥，首推顏、岑，自師古被譴，家憲公受文皇特達之知，專典機密，倚如左右手者凡十餘年，一時王章典誥，多由起草，夢得集二三唐故李相國集紀云，「故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文饒別集六與桂州鄭中丞書云，「貞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舊書四七著錄岑文本集六十卷，今全文一五。所收止廿篇，曾未及其什一，誠初唐考史者之莫大損失也。內溫彥博碑一通，據石刻轉錄，殘泐不可讀，近人昭陵碑錄勘出二千一百餘字，差可識其大義矣。他見於典籍有目無文者，猶得六篇，茲彙記下方，期或有發見之一日也。

唐昭福寺碑。寰宇記五八洺州云，「平劉黑闥壘在縣西南十里洺水南，唐貞觀四年，于壘東置昭福寺，寺碑岑文本詞」。

突利可汗什鉢苾碑。貞觀五年，見通典一九七。

頡利可汗碑。貞觀八年，同前。

渾邪碑。同上。

唐河間元王（孝恭）碑。于立政正書，貞觀十四年，見金石錄三。

隋觀德王楊雄碑。金石存逸考八，「潼關新志云，隋觀德王楊雄墓，在潼關西十里，有唐中書侍郎岑文本碑，今碎，案此石今久逸矣」。

都督閻公之雅望

萬姓統譜六七，「閻伯瑾爲豫章都督，王勃滕王閣記云，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考姓纂、唐安固令閻春生處節，處節生自厚，自厚生懿道，懿道生伯瑾，閻春當仕唐初，而舊書一九〇上王勃傳，勃之南行，在高宗上元二年旋卒，試問春之玄孫，焉能仕至都督，不可者一。伯瑾以開元二十六年後始入翰林（會要五七）唐尉遲迥碑，開元二十六年立，伯瑾撰文，不過題前華州鄭縣尉，上去上元末六十餘年，不可者二。

王勃疑年

舊書一九〇上王勃傳，「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新書二〇一作年二十九。錢氏考異五六云，「楊盈川撰勃文集序云，春秋二十有八，卒於上元三年八月；」同人疑年錄一系勃卒於上元二年，年二十八，因上推其生爲貞觀二十二年戊申，又與集序異，似與舊傳同。第舊傳之上元二年，係敍事揭起法，勃非必卒於是歲，新紀書例取後元，故無上元三年，舊紀則有之，是年十一月始改元儀鳳集序之三年八月，在文面幷不誤。

余循誦子安全集，猶有疑者。集一春思賦序云，「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依此推之，實應生高宗永徽元年庚戌，比錢之考定，後差兩年也。更由是而計其卒，可得不同之結果四種：

卒上元二年，　　則享年二十六。

卒上元三年，　　則享年二十七。

享年二十八，　　應卒儀鳳二年丁丑。

享年二十九，　　應卒儀鳳三年戊寅。

與舊說無一相合。或疑賦序之數字或訛，顧以同集他文證之，如卷五遊山廟（詩）序，「吾之有生，二十載矣，……粵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三靈峯也，」又卷四入蜀紀行詩序，「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常安觀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則入蜀之歲，勃年二十，（如謂遊山廟之時，非卽入蜀之初歲，則勃年更少，與舊說相差愈遠。）總章二年己巳爲二十，正與咸亨二年辛未爲二十二相符，未必其傳訛有如是恰巧也。然則勃之生，可斷在永徽初元，其卒疑以上元三年爲近信。猶未過老泉發憤之年也。（劉汝霖子安年譜卒上元二，說未檢得）。

復檢集序云，「年十有四，時譽斯歸，太常伯劉公巡行風俗，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對策高第，拜爲朝散郎，」考舊紀四、龍朔三年八月，「命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司刑太常伯劉祥道等九人爲特節大使，分行天下，仍令內外官五

品已上，各舉所知，」集序之太常伯劉公，卽祥道也，龍朔三年癸亥年十四，亦足爲余前說之旁證。

集六遊冀州韓家園序末云，「則大唐調露之元年獻歲正月也，」調露更後於儀鳳三年一歲，且勃旣死南中，何得忽回北地，調露字如不誤，卽此篇非王文也。

杭州崔使君

全文二四三李嶠爲杭州崔使君賀加尊號表云，「伏奉五月十一日制書陛下俯順輿情，懋膺大典，……伏惟越古金輪聖神皇帝陛下，……」考舊紀六、長壽三（卽延載元）年五月，上加尊號爲越古金輪聖神皇帝，新紀四系甲午下，甲午卽十一日。又舊紀、證聖元年，春一月，上加尊號曰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是越古金輪聖神之號，祇延載元年五月至證聖元年臘月八箇月內行之，此表必上於延載無疑。復考勞格杭州刺史考，延載下有崔元獎，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勞氏讀書雜識七）又知崔使君當卽元獎矣。據舊書九四嶠傳，嶠以平反狄仁傑獄（長壽元年初）忤旨，出爲潤州司馬，豈延載中猶在江南乎。

全文二四五復有嶠爲杭州刺史崔元將獻綠毛龜表，依前引文，元將元獎之訛，表祇稱金輪聖神皇帝陛下，則延載元年，五月未加越古尊號前所上也。

龍筋鳳髓判(海山本)

容齋續筆十二云，「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洪氏評此書之辭也。然余以爲讀書貴得其通，不可呆板，通則開卷有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此之謂也。

卷三判題有云，「將軍任季狀稱，於蔚州飛狐口累石牆，灌以鐵汁，一勞永逸，無北狄之憂，」又云，「又請削橛，於塞上數千里釘以刺突厥馬蹄，斷賊北道，」此兩策在昔視之，正如原判所謂「無益皇威，有同兒戲，」或「此愚夫之淺計，非達士之弘圖」矣，然神而明之，固與今日之構築工事、埋放地雷、密佈電網、暨建設國防線數百里者，無以異也。同卷復有題云，「將軍宋敬狀，被差防河，恐冰合賊過，請差州兵上下數千里推冰，庶存通鎮，」卽今破冰之制也。又有

題云，「中郎將田海請於舊長城塹，東至遼海，西至臨洮，各闊十步，深三丈，並仰審利害，」卽今挖濠之法也。苟未雨而綢繆，豈醜虜之能度，昔謂之拙，今詡其工，卽俳儷文章，亦何嘗臭腐，夫是以貴得其通而已矣，安見無一篇可讀者。

判之舊注，明嘉靖中劉允鵬撰，清嘉慶十六年，蕭山陳春復爲補正，余未見原注，不知其「補苴逸義、翦落淳詞」（陳氏跋語）者各如何，然竊以爲注古人文字，當探其所本，張鷟、高宗至開元中人也；今注採用之書，如杜甫詩、柳宗元詩、韓愈詩、劉禹錫集、白居易集、酉陽雜俎、李義山詩、天寶遺事，皆鷟已後之唐人著述；次如馬鎬古今注，爲五代著述；次如埤雅、王灼糖霜譜、佛祖統紀，爲宋人著述；次如文獻通考、韻會，爲元人著述；甚而下引至一統志，是果張氏之隸事所自乎，與其濫也寧闕。

劉注之誤，汪繼培跋曾舉兩事，略爲涉獵，亦得一二；如卷二少府監判東玉未進，今注云，「按東玉蓋卽璽字幷合之誤，」璽字訛析，形似東玉，幷合應作分離，涉筆之訛也。

又如卷三領軍衞判，「途經八千餘里，」係就長城言之，今注乃引「左思蜀都賦、經途所亘，五千餘里，」與文意殊不相關「途經」二字，可不用注也。又如卷四太醫判，「若君臣相使，情理或通，若畏惡相刑，科條無捨，」今注云，「畏惡、謂藥有可畏可惡者，」按藥之相忌者謂之畏惡，用甲藥卽不可再用乙藥，見本草，此謂可畏可惡，望文生義之辭也。

王泠然上張說書

見唐摭言卷六，此書余定爲開元十一年作，可得四證：

(一)書云，「今公復爲相，隨駕在秦，僕適効官，分司在洛，」據舊紀八，開元十一年三月，車駕至京師，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

(二)書云，「豈有冬初不雪，春盡不雨，」又云，「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據舊紀，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自京師至于山東、淮南，大雪平地三尺餘，可見非十二年作。

(三)書云「今蘇屈居益部，公坐廟堂，」按唐方鎮年表六劍南下，系蘇頲於十

一、十二年。

(四)書云，「必欲舉御史中丞，莫若舉襄州刺史韝口，」所空一字，「恆」字也，或後來唐宋人避諱而然。曲江集一二、故襄州刺史韝公遺愛銘序云，「開元十二年，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陜州刺史，」據金石補正五二，石刻實作開元十一年，恆既以十一年遷陜州，而書仍稱襄州，當非十二年作，蔣光煦校曝書亭鈔本摭言，韝口作吳韝誤。（全文二九四誤同）。

趙公

唐詩紀事二〇、「（王）琚自荆湖入朝，至岳陽，張說有送王十一及趙公入朝之作，……趙公、冬曦也，」余按說之集六有岳州別王十一趙公入朝詩，據舊書一〇六琚傳，初封趙國公，中間曾削封，後又還之，說稱曰趙公，尤琚稱說曰燕公也。琚是時蓋自衡、郴任罷北還，故經岳州，紀事謂自荆湖，考之未實。若趙冬曦則說自岳遷荆時，尚留岳州，有同集七出湖寄趙冬曦二首之「東瞻岳陽郡，」及「湘浦未賜環、荆門猶主諸，」可證，且冬曦是說後輩，集中各題，止稱趙侍御，否則逕名曰冬曦，尤不得膺趙公之尊稱也，紀事引文衍「及」字。故致誤解。

張說撰姚崇碑

明皇雜錄，「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御，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卻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敍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幷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余按說之集一四、梁國文貞公碑，題奉勅撰，碑曰，子昇、奕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敍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洒恩仙翰，鏤澤豐碑，」銘又曰，

「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則碑固由崇子所請，奉勅特撰，玄宗且親自書之，後人特因崇、說不睦，故有此說耳。

張說郭知運碑銘用韻

顧炎武音論云；「張說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迴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唐文粹本改防爲阯以叶上文喜、祉、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漾部元有防字，」余按景明嘉靖本說之集一七、全文二二七字均作防，顧說是也。觀顧所引，似亦以爲防字起韻者，細思之則不然。

考此銘凡三十二句，首八句以軍、羣、獷、軍、雲韻，次八句以喜、祉、祀、鯉、子韻，末八句以崇、豐、雄、空、功韻，唯此八句之首二句爲「流沙博望，羽林飛騎，」騎屬五寘，不應與六止之喜、祉等爲韻，而望字則適屬四十一漾：可疑一。碑銘奉勅而作，更不應首末各八句韻，而中權乃十句六句各韻，以示參差才拙之勢，可疑二。由此詳之，流沙兩句應乙，而此八句以望、防、帳、愴韻，全銘甚整齊矣。首次末八句均第一句韻，此首句用騎字，與前五韻隔叶，乃文例之略變。殆宋人既改防爲阯，遂幷前兩句誤乙，後人仍從防作者猶承誤而不知正歟。

楊執一碑

說之集二五、贈戶部尚書河東公楊君神道碑云，「公諱執一，字某，弘農華陰人也，司空觀王雄之曾孫，鄆州弘農公續之孫，潞州湖城公思止之子，戶部尚書相國執柔之弟；觀公侍中恭仁公之伯父也，安德公尚書令師道公之叔父也。」（全文二二九同。）按新表七一下，觀王士雄生恭仁、緅、續、綱、恭道、師道，執一應稱恭仁爲伯祖，師道爲叔祖，集作伯父、叔父者訛。

盧思道碑

說之集二五盧思道碑云，「自漢世中郎將植，至侍中陽烏，徽君之子，稟天靈傑，承家令軌，」全文二二七同。按隋書五七思道傳，「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又盧承業誌，「曾祖道亮，韜光不仕，祖思道，齊黃門侍郎、隋

武陽太守，」（芒洛四編三，咸亨三年立。）張文所謂徵君，指道亮言，徵君之子思道也，陽烏之下，徵君之上，當敍及道亮而後遞入思道，今本蓋佚去一節。

太白集王琦注

王氏注太白集，於人事方面，殊多缺憾，遠不如宋人注韓柳集之詳細，此固時代較後使然，要亦未盡搜羅能事也。集一一有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注云，「按方輿勝覽以贈此詩之韋太守爲韋景駿未知何據；」余按景駿卽韋述之父，舊書一〇二述傳「景龍中，景駿爲肥鄉令，」據年譜，白以乾元元年流夜郎，上距景龍，餘五十載，景駿當已前卒，此勝覽之說不可據也。姓纂、彭城公房，行佺生良宰、利見，良宰不敍歷官，新表多本姓纂，故新表亦缺，然吾人未能因此斷江夏守韋良宰非此良宰也。良宰族父如元旦、方質等，皆仕武后，良宰當爲玄宗時人，又利見以乾元元年官廣府節度，見舊紀一〇，時代正合。

韋南陵冰

太白集一一、江夏寄韋南陵冰五古一首，黃本驥云，「案此詩乾元二年太白流夜郎中途遇敵還憩漢陽時作，……韋冰、元珪之子，後爲鄖令者也。」（魯公集一六）余按姓纂、鄖城公房，景駿生述、迪、冰、冰一名達，生渠牟，太常卿，是冰與述爲兄弟；又據載之集二三渠牟墓誌，「維貞元十七年，秋七月，乙酉，太常韋公諱渠牟，年五十三，啓手足于靖恭里……父冰著作郎兼蘇州司馬，……大歷末，丁著作府君憂，」則太白所詠，正與此韋冰時代相當。復次姓纂、元珪宗正卿，生堅、蘭、芝，新表七四上，堅、蘭、芝外尙有冰，云鄂令，卽黃氏所指之人也。按舊書一〇五韋堅傳，「(天寶)五載，……七月，堅又長流嶺南臨封郡，堅弟將作少匠蘭，鄂縣令冰，兵部員外芝，堅男河南府戶曹諒，並遠貶，至十月，使監察御史羅希奭逐而殺之，諸弟及男諒並死，」是白作詩時，元珪之子冰，慘死已一周星紀矣，黃氏誤也。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

金石錄九，「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李白撰，王遹篆書，元和四年六月，」同書二九云，「碑側題云，元和四年二月重篆，蓋遹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追建爾，歐陽公集古錄云，遹在陽冰前者，誤也。」考太白集二九去思頌碑稱，「天寶四載；拜虞城令，」又「陽無驕僭，四載有年，」則其碑約天寶七八載立。碑又云，「高祖楷，隋上大將軍，緜、益、原三州刺史，封汝陽公。曾祖騰雲，皇朝廣、茂二州都督，廣武伯。祖立節，起家韓王府記室參軍，襲廣武伯。父浦，郢、海、淄、唐、陳五州刺史，魯郡都督，廣平太守，襲廣武伯。」以隋書五五獨孤楷傳及元和姓纂獨孤姓之文(今誤收入辨證內)合勘之，高祖楷者獨孤楷也，隋書五四，「獨孤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於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知賜姓獨孤氏」楷嘗官原、益、幷三州總管，後轉長平(澤州)太守，未視事卒，不載緜州，豈李文有訛敚。楷不知何許人，而碑顧云，「公名錫，字元勳，隴西成紀人也，」則猶是王必稱太原、張必稱清河之故套。姓纂楷子滕雲，荆府長史、廣武公，當以集作騰者近是。復次姓纂、滕雲「生奉節，生琬、炎，琬太僕卿，開元中，上表請改姓李氏名倕，」碑之浦與姓纂之倕，僅偏旁略差，天寶元年改郡，乃號太守，今碑既敚浦五州刺史，末又着廣平太守，顯見改郡後尚存，不稱太僕卿，或許時尚未任。況復姓李氏，固自倕始，碑不曰獨孤錫，而曰李錫，尤徵錫卽倕子，亦浦與倕同爲一人之證。所異者中間奉節、立節，名差一字，其爲任一有誤，或立、奉本昆仲而倕出嗣，尚未能斷定耳。

會要三六，「大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太子中允李良佐及諸房譜(請)依舊姓獨孤氏從之，」據舊書五二，良佐卽代宗貞懿皇后之兄，蓋自開元中已後，獨孤楷之胄，已因浦之請而復李姓，及代宗時，貞懿寵傾後宮，宗屬多貴，代宗殊有吳孟子之嫌，故良佐又請姓獨孤也。姓纂祇敚浦及瑋兩次復李，中間不提良佐之復獨孤，固爲君上諱，然苟無會要此節，則幾令人疑浦當日之請，限於一房，非徧及諸房矣。

柏貞節卽茂林改名

杜工部集七、覽柏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詩，錢注曰，「柏中允、蔡興宗正異云，當作中丞，注家云，卽柏茂琳、貞節起兵討崔旰者，集所謂夔府柏都督也。按新舊書帝紀及杜鴻漸崔寧傳載茂琳、貞節事，彼此互異，今合而考之，爲郭英乂之前軍與崔旰戰敗于成都西門者，柏茂琳也，以邛州牙將起兵討崔旰者，柏貞節也。英乂之敗，郭英幹以都知兵馬使爲左軍，郭嘉琳以都虞侯爲後軍，而茂琳爲前軍，是時旰亦西山都知兵馬使耳，茂琳之官，與三人相頡頏，可知茂琳敗，英乂死，而貞節復自邛、劍起兵，與旰爲難，柏氏實爲職志，是故鴻漸至駱谷，卽請授茂琳爲邛南防禦使，旰爲西山防禦使，以兩解之，旣入成都，又請授旰爲西川節度行軍司馬，茂琳爲邛南節度使，而貞節等爲本州刺史，各令解兵。方鎭表云，大曆元年置邛南防禦使，治邛州，尋升爲節度使，未幾廢；置劍南西山防禦使，治茂州，未幾廢；二使之置廢，專爲旰與茂琳也。舊書帝紀、邛州牙將誤書茂琳，又帝紀不書授貞節刺史，而鴻漸傳不書授茂琳節度，故先後踳駁也。邛南節度旋廢，史不書茂琳他除，豈卽拜夔州都督乎。謝上表云，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失臣節者旰也，曰劍南區區，則繇劍南而荆南可知也。絲綸詩曰。「紛紛喪亂際，見此忠孝門。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同心注師律，洒血在戎軒。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則豈非茂琳、貞節出于一門同心討旰之證乎？杜又有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詩云，遷轉五州防禦使，廣德二年，置夔、涪、忠、都防禦使，治夔州，夔州都督當兼領防禦使，中丞蓋其兼官也。茂琳以節度使遷夔州，而貞節自牙將起兵，遂授刺史，此詩云，方當節鉞用，必茂琳，非貞節也。史旣不詳，而通鑑尤爲闕誤，故詳辨之于此。」按杜集詩文涉柏中丞者有：

覽鏡呈柏中丞。（一六）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同上）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衞公幕。（同上）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衞尙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佐。（一七）

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二〇）

王道俊博議云，「年譜、公至夔州時，柏中丞爲夔州都督，公爲作謝上表；今考柏都督乃柏茂林，中丞其兼官也。黃鶴注以柏都督是貞節，中丞則茂林，又以茂林，與貞節爲兄弟，俱大謬。舊書於杜鴻漸傳則云，崔旰殺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邛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巙等興兵討之，于崔寧傳又云，旰率兵攻成都，英乂出兵於城西門，令柏茂林爲前軍，郭英幹爲左軍，郭嘉琳爲後軍，與旰戰，茂林等軍屢敗，旰令降將統兵與英乂轉戰，大敗之，一則記貞節興兵而不及茂林，一則記茂林喪軍而不及貞節。新書崔寧傳則兼錄二傳之文，上書柏茂林等戰敗，下書邛州柏貞節討寧，鴻漸表爲邛州刺史，於杜鴻漸傳則止書貞節。今以本紀考之，則授邛州刺史、邛南防禦及節度，皆茂琳一人之事；蓋茂琳以衙將爲英乂前軍，敗於城西，復歸邛州，興兵討寧耳，疑貞節乃茂琳之字、或後改名，非二人也。」（浚仇兆鰲詳註一八引）以貞節爲茂琳改名，實至當之論；唐世改名、賜名之風頗盛，反正効忠之軍將，尤屢見之，卽如崔寧本名旰，寧、大歷元年所賜名也，（舊書一一七）思蜀亂之弭，則賜名曰寧，勵諸將之忠，則賜名曰貞節，兩人同時晉官，又同時賜名，頗合乎事理。尤有強證者，常袞制詔集一三云，「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使持節邛州諸軍事兼邛州刺史、御史中丞、劍南防禦使及邛南招討使、上柱國、鉅鹿縣開國子柏貞節，……可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兼夔州刺史，依前兼御史中丞，充夔、忠、萬、歸、涪等州都防禦使，」是「遷轉五州防禦使」者柏貞節，亦卽舊紀之柏茂林也。唯舊書紀傳兩名互見，新書不加考證，更一傳中兩名岐出，遂致後來注杜者或謂兩人，或謂一人，猶成懸案，皆因未見制詔集之文耳。

贈李八祕書別詩

工部集一五贈李八祕書別三十韻，「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凌行在，妖聲下直廬。……一戎纔汗馬，百姓免爲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事殊趨代邸，喜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錢謙益注云，「公於肅宗初拜左拾遺，所謂中補右者，必李祕書於是時官右補闕也；」又云，「漢文帝卽位，先封太尉朱虛侯等而後封宋昌，肅宗行賞，獨厚于靈武諸臣，

公有文公賞從臣之讌，而此又以朱虛爲喻，皆微詞也。」余按同集八有奉贈李八丈判官曛詩云，「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今新宗室世系表未載曛名，然其確爲宗室，則詩固顯言之。詩又云，「篋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爲偶；」本詩云，「軍急羽毛書，幕府籌頻問，」自注，「山劍元帥杜相公初屈幕府參籌畫，相公朝謁，今赴後期也，」兩詩所敍事迹甚相近。余頗謂此之李八，亦卽李曛，宗室也，詩用朱虛字，特喻其天潢枝派耳，縱不然，喜異賞朱虛句，係就李祕書咏，錢謂杜有微詞，然則李之受官，杜亦不滿乎。杜縱感懷弗遇，要何至語傷友人，錢氏所注，殊失忠厚之旨也。

李八、本或作李公，但同集一六又有送李八祕書赴杜相公幕詩，則作八者是。杜相公卽鴻漸，大歷二年六月，自西川入朝，此詩自注「相公朝謁，今赴後期也」，正與前詩自注同，則其人顯然同人，兩詩亦應同時所作，顧黃鶴注前詩，以爲「當是大歷元年七月作」，（仇注一七引）後詩又以爲「當是其年九月作」，（仇注一九引）相差兩月。殊無的據。

杜甫祖母盧氏誌

工部集二〇、甫爲其祖母盧氏誌云，「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孤子登號如嬰兒，視無人色，……薛氏所生子，適曰某，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次曰升，幼卒，報復父讎，國史有傳，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登卽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其往也旣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鄭氏、鉅鹿魏氏、京兆王氏」。錢箋云，「此誌代其父閑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閑，曰并，曰專：太君所生曰登，誌曰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云，并幼卒，專先是不祿，則知閑尙無恙也。鶴以爲代登作，又疑閑已卒，何不考之甚也。元誌云，閑爲奉天令，是時尙爲兗州司馬，閑之卒蓋在天寶間，而其年不可考矣。公母崔氏，此云冢婦盧氏，盧字以祭外祖父母文及張燕公義陽王碑考之，甚明，而作年譜者曲爲之說曰，先生之母微，故歿而不書，或又大書於世系曰，母盧氏，生母崔氏，其敢爲誕妄如此」。又朱鶴齡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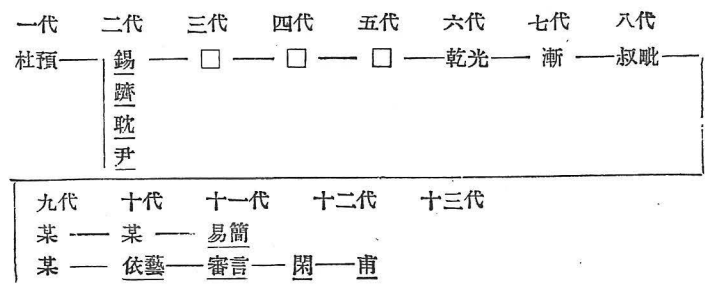
「按誌云，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猶漢書李廣傳所云故李將軍，非謂已沒也，舊譜殆因故字誤。但閑時爲兗州司馬，而誌、傳俱云終奉天令，考奉天爲次赤縣，唐制、京縣令正五品上階，閑自兗州司馬授奉天令，蓋從五品陞正五品也。公東郡趨庭之後，閑卽丁太君憂，必服闋補此官耳」。又云，「盧氏乃崔氏之訛，極有據，但崔之郡望爲清河，此曰同郡，疑併誤」。（朱注據仇注二五引）涉於此誌，前人誤會殊多，可分兩點論之：

（1）盧太君棄世時，閑已前卒　誌之「某等夙遭內艱」，本云「閑等夙遭內艱」。特集內避不填諱耳。閑、幷、專爲薛氏出，薛旣早死，閑等由繼母鞠育，義所應敍，初不必閑之尙存也。若謂幷言幼卒，專言不祿，而閑未之言，則不知「故」字卽其變文，此錢說之無據者也。朱引「故李將軍」以解，於文甚辨，但須知文字之用，常易世而義殊，唐人碑誌，「故」字都作已故解釋，漢書之文，在唐已無時效也。朱復援官制以證則更謬；考舊書四二，正五品上階爲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奉先、會昌縣令，正六品上階爲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奉天（與奉先異）旣未在正五列舉之內，則是正六上無疑，朱顧謂奉天令高於兗州司馬，此誤解舊史也。奉天令爲正官，司馬爲佐貳，誌、傳不舉司馬，或卽此故。

（2）盧氏未必崔氏之訛　錢疑盧爲崔訛，則未顧及「同郡」字樣；朱知其不可通，於是併疑同郡爲誤。余按誌所云旣哭成位，係就諸婦中生存者言之，今假閑之前妻崔氏早卒，繼娶曰盧，固未嘗不可。況依錢、朱兩家之說，閑與崔氏皆卒於天寶三（或五）載之後，此時甫著咏漸多，未見其跡，存疑可也。（依誌、私第在陽留郡，甫母諒亦居此，而年譜於天寶四五載後，均著甫在長安，豈甫丁艱不奔喪耶？無以自圓其說，則闕疑爲愈矣）。

杜甫世系

仇氏杜少陵集詳註卷首有杜氏世系一篇，大致如次：



錢謙益曰，「唐宰相世系表，杜預四子，錫、躋、耽、尹，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元稹墓誌、晉當陽侯下十世而生依藝，甫祭當陽君文稱十三葉孫，甫爲預之後，未知預四子誰爲甫之祖，舊譜以甫爲尹之後，此何據也。唐舊書杜易簡傳，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孫，易簡從祖弟審言，易簡、審言同出叔毗下，獲嘉爲甫高祖，卽硤州之子也；周書杜叔毗傳，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右（字衍）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此世系之較然可考者。以世系表推之，尹下六代爲襲池陽侯洪泰，與乾光爲行，洪泰生二子，祖悅、顗，與漸爲行，顗生三子，景仲、景秀、景恭，與叔毗爲行，叔毗、景恭皆仕周。其子皆仕隋，叔毗之子爲廉卿，則未知其爲易簡之祖與，審言之祖與？舊譜以叔毗爲顗子，景仲、叔毗並系顗下，紕繆極矣。顏魯公撰杜濟神道碑，爲征南十四代孫，甫有示從孫濟詩，斯爲合矣。世系表、濟與位同出景秀下，並征南十四代，而詩稱從弟位，抑又何與？宋人謂世系表承逐家譜牒，多所謬誤耳」。（仇注引）余未見宋本杜集不知此譜是否創自宋人，若然，彼時尚有元和姓纂可考，何如是缺漏也。錢、仇生明、清之交，姓纂已乏傳本，莫能補正，無怪其然。今殘本姓纂復出，甫爲預子耽之後，非尹之後，易簡祖名憑石，父名依德，審言祖名魚石，均非廉卿之孫，可無事揣擬；然雖如是，甫之先世，疑問尚多也。

(一)十三葉孫之計法　計世之法有二焉，一連本身，一不連本身。唐代用後法者多，十三葉卽十三世之變文，可於元稹誌「晉當陽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比勘知之，然元誌曰「下十世」，便見合預本身共爲十一代，卽用後法以計世也。推而下之，預至甫應共爲十四代，今上列世系，預至甫共十三代，與元誌不合，亦卽與甫之自敍不合。

(二)乾光與叔毗　周書四六叔毗傳稱，「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北史八五刪祖乾光一句，是否有見而然，難以推擬。考洪本姓纂、「當陽侯元凱少子耽，晉涼州刺史，生顧，西海太守。生遜，過江，隨元帝南遷，居襄陽，遜官至魏興太守，生靈啓、乾元，……乾光孫叔毗」，乾元應乾光之訛，惟「乾光孫叔毗」句，庫本姓纂作「乾玄孫叔毗」，合而觀之，則洪本、庫本殆均有誤，應正作「乾光玄孫叔毗」，因如此而後恰與十三葉孫恰合也。晉元之初，（三

一七）下去南齊之初，（四七九）已百六十餘年，乾光爲遜子，似不能逮仕蕭氏，故疑周書之「祖乾光、齊司徒右長史」，當有誤也。

茲參據姓纂、新表，草爲杜氏世系比較簡表如次：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杜預	耽	顧	遜	乾光			漸	叔毗	惡石	佽德	易簡			
	(西晉)	(西晉)	(東晉)				(梁)	(周)	魚石(隋)	佽藝(唐)	審言	閑	甫	
	尹	緐	襲	標	冲	洪泰	顗	景秀	懿(隋)	乾祐(隋)	纘(唐)	知讓	悳	濟
						(魏)	(周)	(周)	遜	淹	行敏(唐)	崇懿	希望	位
														佑

如是，則甫爲預十三世孫，濟爲預十四世孫，杜甫、顏眞卿、元稹三家之文，與姓纂、新表，大體相符；杜集之從弟位、從孫濟。殆皆從子之訛，錢氏過信傳本杜集，偏疑新表，恐未必爾。若佑之世系，姓纂固傳刻有訛，（說見拙著姓纂四校記）近人鄭鶴聲氏所爲杜佑年譜，更大誤會，以非本節主文。當別辨之。

末檢全文三九五杜位小傳云，「位、襄陽人，右拾遺甫之從子」，與拙說合，全文當有所據也。

中唐四李觀

全文三一五李華送觀往吳中序，「見觀送蘭州兄詩，敬不踰節，情而中禮，是篇也，得詩人之一端矣。……在昔蘭陵府君、平棘(閾)公、柏人懿公、兄弟三人，有重名於天下；鉅鹿、蘭陵之穆也，故揚州孝公後之，觀之世父也。高平、平棘之裔也，吾後之。宣成文昭公，柏人之嗣也，故中丞蘇州後之。……觀於經感士匄、郯子之祖德，於史慕子長、孟堅之自敍，羈旅無書，往吳中，蒐以備家傳之遺闕。……永泰二年四月庚寅叔父華序」。余按新表七二上、東祖頤四子，勰、系、奉、曾、勰、蘭陵太守，系、後魏平棘令，曾、後魏趙郡太守、相仁懿子，相仁、柏仁——柏人之訛，所謂蘭陵府君、平棘公、柏人懿公也。勰子靈，後魏洛州刺史鉅鹿

簡公、所謂蘭陵之穆也。孝公卽李瑱。勰十世孫觀，監察御史，系九世孫華，字遐叔，吏部員外郎，序所謂叔父華也。然則華序所送之觀，斷爲新表之監察御史觀無疑，吾名之曰御史李觀。

新書二〇三李華傳，「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以元賓爲華從子，未審所據。新傳誤會者不一而足，如以宰相王嶼爲方慶六世孫（說見拙著貞石證史）合兩韋嗣立爲一人，（說見拙著唐史餘瀋）皆狃於名姓偶同，輒爲比附，此其說，諒卽因華有送觀之序，且名見新表，故鑄此錯也。考昌黎集二四李元賓墓誌，「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同集三六瘞硯文，「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太子校書正九品下，監察御史正八品下，則終官不同。元賓來自江東，御史觀願往吳中蒐書，則里居不同。唐人雖有攀附著望之積習，（見下文韓愈河南河陽人條）然除唐代皇室外，趙郡李較隴西李悠久而昌盛，固不必降格以稱，今韓愈兩文皆曰，元賓隴西，則郡望不同。而同集三七馬彙行狀則曰，「趙郡李華刻碑頌之」，使觀爲華從子者，何不曰趙郡李觀。抑元賓而果卽御史李觀者，固名門之後，何愈爲墓誌，竟無一語道及其先世也。此猶其小者，夫元賓卒貞元十年，年二十九，余別有說，（見下文李觀疑年條）是生大歷元年，今華送觀序作於永泰二（卽大歷元）年四月五日庚寅，元賓曾否呱呱墮地，猶未可知，謂能咏送蘭州兄詩，又能慕馬班爲人而自往吳中蒐備家乘乎？

抑其可證者更莫如李觀自撰之文：（1）觀有與睦州獨孤使君論朱利見書，（全文五三三）據姓纂、獨孤氾睦州刺史，及之兄也，約卒貞元二十年，（說見後獨孤及系年錄條）及與李華爲莫逆，可於其祭李員外文（全文五二二）見之，今觀與氾書，幾千一百言，無非欲拯「非有半面故素、一夕優狎」者之急難，使先輩有此交分，正可略爲引敍以濟其救人之心，而書則無有也。（2）觀又有報弟兌書，（全文五三三）其昆仲似以易卦名，若御史觀之昆仲七人，曰涉、擇、濟、瀾、汪、從、徵，獨無有兌，殊非類也。（3）觀又有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略云，「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爲觀察判官，公從事浙右十有餘年，……從姪觀拜

命而書」。（全文五三四）考士舉見崔備壁書飛白蕭字記，略云，「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建業佛寺，……及晉公入贊廟謨，……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紿而方得，……至甲申歲，（按卽貞元二十年）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全文五四四）則士舉名不誤，如謂觀屬趙郡，其從叔士舉應亦趙郡，似得見於東祖表中，而今新表則無有也。此皆觀非趙郡李氏及華從子之旁證也。況觀謁夫子廟文擘首卽云，「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不曰趙郡，論文章、述家世之際，曾未齒華一字，是知新傳爲謾言無據也，吾於是別之曰元賓李觀。（新書一六四崔弘禮傳，「所善李觀病且死」，亦指元賓。若全詩四函七及十二函九皇甫冉重陽日酬李觀，舟中送李觀，其爲何人，尙待考證）。

全文三二一李華揚州司馬李公墓誌銘，「公諱幷，字某，趙郡高邑人也。……享年六十六，廣德二年六月十三日也。長子規，前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次子覲。故沂州沂水縣丞；次子覿，故太原府檢次縣尉；次子峴，前汾州平遙縣丞；幼子觀，前左監門衞率府兵曹參軍事」。英華注云，「世系表稱長子峴，廬江令，次子規，壽州刺史，三子覲，四子覿，幼子觀，官閥不同，次序亦異」。余按誌敍現官，表或敍終官，不足致疑；元和姓纂常略微職，又不定循長幼之序，新表以姓纂爲基幹，則誌較可信。此李觀與御史觀同見新表，其爲兩人無待論；又此李觀屬南祖。華屬東祖，若聯其世系，亦華之族子。（誌有云，「華於公諸從雁行，」可證）。幷誌云，「奉迎裳帷於太原，歸安洛汭，禮罔不備，某年月日窆於某原，禮也」，誌雖不詳作於何年，然華約卒大歷九年，見今年中央日報黃天朋李華生卒考，於時元賓方童齔，更不得爲前左監門衞率府兵曹參軍也，且元賓亦未嘗膺此官也，吾乃號之曰參軍李觀。

他之李觀，舊書一四四、新書一五六均有傳，舊紀一三、貞元四年，「十二月辛巳，少府監李觀卒」，卽其人。舊傳云。「李觀、洛陽人，其先自趙郡徙焉，秋官員外郎敬仁姪孫也」，則與御史觀、參軍觀世系迥殊，吾更謂之曰少府李觀。

總言之，御史觀、參軍觀，趙郡之李也，少府觀，趙郡而徙洛者也，元賓李觀，隴西之李也，自新傳亂其宗，於是後之人盲然和之，如郡齋讀書志一七云，

「右唐李觀元賓也，華之從子」，謬說流傳，千年不悟，吾焉能不亟亟辨之。

杭州刺史廳壁記

勞格氏爲杭州刺史考，（見所著讀書雜識七，實專於唐代）。搜輯散佚，得唐代杭刺八十六人，亦嘗引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然於記所舉盧幼平已前諸公，未一一徵疏，使讀李文者猶有撲朔迷離之感，又存姓缺名者二人，亦未補入，茲錄李記一節，且以鄙見釋之，俟夫將來之尋索徵信云。

李記云，「國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蒞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之訏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魏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以來，承制權假以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記末題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則上舉諸公，皆永泰前任也。

宋丞相　璟也，舊書九六本傳，開元十七年，遷尚書右丞相。

劉僕射　幽求也，舊書九七本傳，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及太平公主伏誅，復拜左僕射。

崔尚書　就訏謨大政語觀，似指常登台輔者，舊紀一一、永泰元年，三月壬辰朔，詔檢校工部尚書崔渙等十三人集賢院待詔，尚書蓋指渙言之。

劉尚書　幽求而外，盧幼平已前，勞考著錄劉姓者、祇劉晏一人，舊書一二三本傳，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此指晏也。

裴給事　杭刺裴姓，勞考著錄者有裴惛，中宗時任；又不知時代者，裴有敞、裴珏二人。據新表七一上，珏爲寬之玄姪孫，時代較後，必非其人。惟載之集二三衞尉少卿裴君（會）墓誌，梓州玄武丞贈中書舍人義弘，生贈司空惛，歷給事中杭、鄧二州刺史，君之王父也，則給事卽惛。

魏左丞　魏姓嘗官左丞者無考，勞考亦不著；此可補姓而缺其名也。

蘇吏部　勞考無蘇姓者，未詳其名，此亦應補姓缺名也。

韋太原　文苑英華九一四有韋述唐太原節度使韋湊神道碑，卽湊也。

崔河南　英華八六〇李華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故李大理昇期、

崔河南希逸嘗撫本州，麾幢往復」。按舊書一九六上，「希逸以失信怏怏，在軍不得志，俄遷爲河南尹，行至京師……而死」。終河南尹，故曰崔河南。

劉右丞　按勞考不知時代下補劉暹，考新表七一上，「暹字士昭，杭州刺史」，乃晏之兄，據新書一四九晏傳，暹終潮州刺史，則杭刺非其終官。復次郎官石柱戶中有劉暹，其名列在王鋒後第四人及呂延之前；戶中王鋒以天寶十一載四月杖死，（舊書一〇五）延之則乾元二年六月，自明州刺史爲浙東節度，（舊書一〇）是暹官戶中，在天寶末或肅宗初，以官資論，固可於永泰前出任杭刺史也。惟是否嘗居右丞，今無明文，記之以待徵實。

侯中丞　此卽勞考之侯令儀無疑，據舊紀一〇、乾元三年正月，令儀自杭刺爲浙西節度，節度率兼御史中丞，故曰侯中丞也。

元相　勞考云，「元載（補），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余按記言，「有事以來，承制權假以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蓋刺史交接之際，舊任已去，新任未上，則由方鎮委屬吏權知留後，唐時已往往有之，故李記一則曰承制權假，再則曰旬朔之間，而舊新載本傳亦不記其事，猶諸清代之委署也。終唐之世，類此者或不乏其人，華特記之，則以載是時居相位，且引起「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郡」、之下文耳。依嚴義言，載實非眞拜杭州刺史者，謂應別出其名，附於篇後，無以「假」亂「眞」也。

勞氏所徵故實，亦多漏略。以不屬本題，容別出之。

獨孤及系年錄

垂拱三年，（六八七）及父通理生。（毗陵集一〇）

天册萬歲元年，（六九五）及母長孫夫人生。（同上）

約開元三年至七年（七一五——七一九）及長兄汜生。（說見後）

開元九年（七二一）及第三兄澄生。（毗陵集一〇）

開元十二年，（七二四）及姊李氏夫人生。（全文五二一及五一九）

開元十三年，（七二五）及生。（毗陵集附錄）

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及第五弟丕生。（同上一〇）

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及第六弟萬生。（同上）

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及第七弟正生。（說見後）

天寶元年，（七四二）澄卒，年二十三。（毗陵集一〇）

天寶二年，（七四三）通理卒，年五十七（同上）

乾元元年，（七五八）六月，萬卒，年十九。（同上）

同年，七月，長孫夫人卒，年六十四。（同上）

乾元二年，（七五九）丕卒，年二十三。（同上）

永泰二年，（七六六）及長姊鄭氏夫人卒。（同上）

大歷十年，（七七五）及長子朗生。（李文公集一四）

大歷十一年，(七七六)八月，及姊李氏夫人卒，年五十三。（全文五二一）

同年某月，正卒，年三十六。（說見後）。

同年，及次子郁生。（昌黎集二九）

大歷十二年，（七七七）及卒，年五十三。（毗陵集附錄）

貞元二十年，（八〇四）汜卒，卒年八十餘。（全文五〇九）

元和元年，（八〇六）郁子天官（卽晦，又名庠）生。（昌黎集二九及注又韓集點勘四）

元和十年，（八一五）郁卒，年四十。（昌黎集二九）

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朗子孟常生。（李文公集一四）

大和元年，（八二七）朗卒，年五十三。（同上）

登科記考五，「獨孤楷、……考唐宰相世系表有潁川郡長史楷，蓋卽及之父」，按徐說大誤，楷與通理雖同官潁川郡長史，然崔祐甫所爲及神道碑，固著通理名，新表亦大書及之世系，徐氏何竟不細閱耶。

且新表誤編，徐氏固未之詳耳。表列楷三子，曰「澄」，曰「丕、字山甫，刻主簿」，曰「萬」；通理祇四子，汜、巨、及、正。顧通理第三子澄，第五子丕，第六子萬，則皆有毗陵集一〇諸墓誌可證；丕字山甫，終刻縣主簿，又有丕誌可證；楷與通理，應是三從昆弟，（說詳拙著姓纂四校記）寧有如是服屬，而所生三子恰同名，且其字、其官，亦復相同乎。閒嘗推考新表所以誤編之故，始知姓纂通

理之下，祇云「生汜、巨、及、丕」，依表，丕似正之訛，通理靈表亦云，「汜、巨、及、正等」，表本姓纂，故通理下僅著汜、巨、及、正四子也。然宋臣編表者，閒復搜羅名集，以補其缺，愔、丕、萬三人，卽據毗陵集而增修者，傳鈔不愼，訛愔爲澄，又誤附楷下，遂鑄此錯。夫通理之子，可以錯隸於楷，則通理之官，亦可以錯隸於楷，蛛絲馬跡，理殆固然，是新表著楷爲潁川郡長史者，或亦舉通理之官，連類錯移於楷下耳。

及碑云，「厥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浙河東帥，聞喪來奔。……水部曰：天之降割於我家，仲叔季盡矣」，知汜爲及長兄。全文五〇九權德輿祭獨孤台州文，「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十一月戊申朔，禮部侍郎權德輿……敬祭於故台州刺史獨孤七丈之靈 ……不登期頤者十數歲而已，……四爲二千石，……介弟憲公。……猶子秀茂，申以婚姻」，憲公、及也，猶子、郁也，則此獨孤台州爲及兄汜無疑。汜四爲二千石，新表稱汜睦州刺史，與姓纂同，特舉其一州，意台州乃終官也。汜壽八十餘，則應生於開元三至十二（七一五——七二四）年之間，及長兄汜，三兄愔，既有明證，斯巨爲及仲兄無疑。愔生開元九年，其前尙有巨，故汜之生不能晚於開元七年，其較穩健之假定，可爲開元五六年，卽汜壽八十七八是也。

全文五一九梁肅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石幢讚云，「隴西李氏先夫人，常州刺史獨孤公之伯姊也，……十一年八月，卽世於晉陵郡舍」，又五二一同人衢州司士參軍李君夫人河南獨孤氏墓誌銘云，「享年五十三，大歷十一年某月日，寢疾終於常州」，依此推計，知及之姊實生開元十二年甲子。唯余以爲獨孤及碑「仲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歿」，洎石幢讚「獨孤公之伯姊」，兩「伯姊」字祇應作「姊」字解；蓋李氏夫人誌第云「夫人祕書之第某女」，而鄭氏夫人墓版則云，「夫人潁川府君長女」，……及敬書伯姊之德」，明其爲長，且出自及之口，知李氏非長也。不然，鄭氏卒永泰二年，正卒大歷十一，何嘗是三年間相繼淪沒耶。惜鄭氏墓版今傳本但云「享年若干」，無從擬其生年耳。

萬墓誌云，「乾元三年，夏六月，與昆弟同侍板輿，將如吳，遇疾，歿于楚州，春秋二十九」，（全文三九二同）按舊紀一〇，乾元三年閏四月，始改元上

元，本可有乾元三年，但萬爲第六子，如享年二十九，則比第五子丕尙長數歲，不合，故知二十九之「二」爲衍文。復次誌有「同侍板輿」語，則母尙在堂，而據後文，其母乾元元年七月終於會稽，已抵吳矣，謂萬乾元三年卒亦不合。靈表云，「至德二年，隨子東征」，正同侍板輿之時，三年殆元年之訛也，依此計算，萬少於丕三歲，斯合理矣。

全文五二一、梁肅恆州眞定縣尉獨孤君墓誌銘，「君諱正，……故殿中侍御史潁川郡長史……之少子，故常州刺史……之愛弟，春秋四十六，大歷十一年某月日，卒於魯陵郡，……先是君李氏之姊捐館，其明年四月，常州府君薨，反葬之日，三喪俱引」，則正生於開元十九年辛未，其卒在李氏姊後也。但丕生開元二十五　萬生開元二十八，毗陵集均有明文，依此尋之，四十六當三十六之訛，卽生開元二十九年辛巳是也。

靈表云，「至德二年，隨子東征；明年，歲在甲戌，七月二十四日，終於會稽」，至德二年之明年爲乾元元年，乃戊戌，依全文三九三，甲乃戊之訛，亦見英華辨證四。獨孤七子，唯巨生年不可考。水部曰，仲叔季盡，知巨先及卒。及碑又云「前是公之仲（本作從，趙懷玉校記云，英華作仲是）。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歿」，今旣知及之姊及季弟，均卒於大歷十一，則巨殆卒於大歷九年；又巨之生應屆氾與僜之間，其享年約近於五十五也。

昌黎集二九獨孤郁誌「君生之年，憲公歿世」，注云，「大歷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時郁始二歲」。陳景雲韓集點勘四云，「按誌言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則始生而孤明矣，注二歲語誤」。余按誌復言，「十年正月，病遂殆，……年四十」，元和十年乙未年四十，則郁應生於大歷十一年丙辰。

李翺獨孤朗誌云，「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旣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大和元年，……九月壬子，以瘡卒，年五十三」，登科記考一四云，「以大和元年卒年五十三計之，二十一歲當貞元十一年，舉進士之二年，則十三年也」，據同記、十三年所試賦題爲西掖睡柳，正唐會要所謂德宗聞而惡之者，合此推之，是朗明生於大歷十年乙卯矣。

及妻崔夫人先及卒，於崔祐甫所撰及碑見之，朗、郁殆皆庶出，同母否不可知；假其同者，則朗長郁一歲爲合理。顧郁誌又云，「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注云，「貞元十二年，郁與朗同來舉進士，時郁年二十二，十四年郁登第」，考郁爲顧少連門生，見呂温祭座主文，據登科記考一四，少連祇主十四年一榜，則郁必十四年登第無疑，十四年年二十四，應生於大歷十年乙卯，是不徒與誌末享齡相忤，且朗、郁生同歲，有蹈於不可能之危險矣。（尤其是十年無閏月）。質言之，郁誌之計年，非傳本訛，卽元來算數有誤也。「二」之行寫類乎「之」，余頗疑「君生之年」爲「君生二年」，如是，則與誌末享齡合；否者、卽爲渾言之之辭，猶及碑所謂未及齠齔，非謂郁生之當年而及沒也。準此計算，郁生大歷十一，卒元和十，春秋四十，與誌合。唯年二十三登第，視誌早一年，然其差異乃因誌本身有誤而然。倘依陳說，郁生大歷十二，則享齡祇三十九，與誌差一年，登第祇二十二，更早差二年。余是以主張郁爲生於大歷十一也。

疑年錄一，「獨孤至之五十三(及)，生天寶三載甲申，卒大歷十二年丙子」，按大歷十二乃丁巳，非丙子，一誤也。由天寶三載數至大歷十二，祇三十四，非五十三歲，二誤也。名人年譜二，天寶三載，獨孤至之、及生，大歷十三年，獨孤至之卒，(年三十五)三十五乃五十三之倒，涉疑年錄之誤而再誤也。關於卒年問題，梁肅毗陵集後序，「大歷丁巳歲，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薨于位」，崔祐甫獨孤公神道碑，「其時也，大歷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文粹五八）又同人祭常州文，「維大歷十二年歲次月日」，皆爲十二年卒之證；梁肅獨孤公行狀云，「大歷十二年，四月壬寅晦，暴疾薨於位」，（全文五二二同）亦作十二年。（英華辨證五云，及以大歷十二年卒）。但考朔閏考三，是歲四月壬午朔，五月辛亥朔，晦日應是庚戌，壬寅爲二十一日，又十三年四月晦爲乙巳，均與壬寅不符；毗陵集之干支，訛誤屢見，卽如同上行狀稱，「甲辰歲，冬十月二十日，甘露降於庭樹」（全文五二二同）係大歷中及刺常州時事，甲辰爲廣德二年，是知甲辰應甲寅（大歷九年）之訛也。祭賈尚書文稱，大歷七年四月，檢校司封郎中舒州刺史獨孤及；祭亡妻文稱，大歷八年，二月，舒州刺史獨孤及；（均毗陵集二〇）行狀謂加檢校封中之明年，擢拜常州，明獨孤及之拜常州在八年也。謝常州刺史表言，去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勅授常州刺史，今以三月十七日到州，（同集五）明獨孤及之蒞常州在九年也。行狀又云，爲郡之四載疾卒，則更明及卒十二年，非十三年也。若毗陵集四賀太陽當虧不虧表，下署大歷十三年。

考朱文鑫歷代日食考云，「案甲戌爲是年八月朔，舊書天文志不書月，係史之闕文，舊志云，有司奏合蝕不蝕，蓋此次環食經北美洲，中國自不可見，有司奏不蝕，宜也」，（七〇頁）則此表上於大歷十三年八月已後，及卒固年餘矣，顯係他人之文，誤行編入者。（全文亦誤收）金石錄八，「唐樗里子墓碣，獨孤及撰，……貞元三年」，（三長物本）據叢編七引錄作獨孤實撰，按及以大歷十二年卒，雖許撰作在先，然毗陵集無此文，要以叢編所引爲近是，實爲愼子、及姪，見姓纂補。韓集點勘四云，「祕監妻權夫人以夫歿之歲十月卒，其父文公作誌，言子晦生十年，卽此誌之天官也。誌以四月作，蓋其時猶未命名，故稱其小名耳。本傳及世系表皆言名庠，必又後來所改也」。

李季卿誌

季卿之卒，拙著新書突厥傳擬注（六二頁）嘗據毗陵集一一季卿墓誌，以爲大歷二年，但墓誌下文又云，「大歷三年，拜右常侍」，（全文三九一同）或以此爲疑。余按制詔集六有授李季卿右散騎常侍、李涵尚書右丞制，涵以滿喪起復，舊書一二六涵本傳云，「服闋，除給事中，遷尚書左丞，以幽州之亂，充河朔宣慰使」，據舊紀一一，涵以大歷二年九月，宣慰河北，是知季卿之拜常侍，應在此前，作三年者傳刻之訛也。

陳留文宣王廟碑撰人

文苑英華辨證六云，「陳留郡文宣王廟碑，文苑總目旣題作獨孤及，而兩卷重出（八百十四卷，八百四十六卷）。並作陳兼；按此篇載獨孤及集中，梁肅作集後敍云，述聖德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肅出及門，必不誤書，然碑末乃云，命客卿前封丘縣丞泗上陳兼志之，豈及命兼代作，或及自作以兼爲名手」。余按梁肅獨孤公行狀，「天寶十三年，應詔至京師，時玄宗以道莅天下，故黃老教列於

學官，公以洞曉元經，對策高第」，碑則天寶十一載立，于時及猶未第，世不大知，一郡之碑，弗署其名者，情也。行狀又云，「二十餘，以文章遊梁、宋間，通人潁川陳兼、長樂賈至、渤海高適見公，皆色授心服，約子孫之契」，是兼固及前輩而許其能文者，當是兼命及代作，非及命兼代作也。今全文三七三收入陳兼下。

制詔集

沁泉山館本卷十五編入減放太原及沿邊州郡稅錢制一首，下題會昌三年七月八日，常袞死德宗初，不審郭氏何昧昧也。此制聲調鏗鏘，迥異常氏文筆。舊記一八上、會昌三年七月，「戊子，(戊誤，十一日也)。宰相奏秋色已至，將議進軍，幽州須早平迴鶻，鎮魏須速誅劉稹，」正與制云「頃以虜騎犯塞、王師戍邊、今以潞寇阻兵、靈旗指境」相合。制又云，「今欲及徵秋稅之時，宜有蠲免，……其太原管內忻、雲、汾、代、蔚、朔六州，振武、天德及河中、晉、絳、陝沿路州縣，今年秋稅及地頭錢宜放免」，正與新紀八會昌三年、「七月、庚子、(十三日)免河東今歲秋稅」相合。新紀祇稱河東，蓋略言之，集署八日，紀稱十三，祇差五日，此制非常氏作，斷無疑矣。（此制全文未收常袞，祇收七七武宗是也）。

同卷又有答元和南省請上尊號表，下署元和十四年；按舊紀一五、元和十四年，七月，辛巳，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在齊、魯既平之後，詔所謂「今寰海削平載櫜弓矢」也。接下答請上尊號第三表一首，文意相同，應亦元和十四年批答，統須刪除。（此兩篇全文四一五亦誤收）。

常袞世系

新表七五下，緒、咸安令，生毅，杞王府司馬，生楚珪，雍王府文學，生無名、無爲、無欲、無求，無名、禮部員外郎，生著、曾、普、魯，著、侍御史。曾、弘農令，普、戶部郎中，魯、渭南尉。余按制詔集一九叔父無名墓誌云，「賓客諱無名，……卽文學之第三子也，伯仲叔季，嗣世清德」，可見無名非居長，新表之排列，殆據姓纂佚文成之，因姓纂恆不據行序爲先後也。墓誌、「皇考慶王文學，諱楚珪」，同集六謝贈官表同，英華辨證三以爲慶雍當兩存疑。郎官柱戶中題

名有常魯，勞氏題名考一一因疑新表之普戶部郎中，與魯渭南尉，名位互倒；考墓誌，「生長子侍御史著，……生次子弘農縣令曾，叔子大理評事普，季子渭南縣尉魯」，則魯似確嘗爲渭南尉，意者新表據別種史料添改，誤以魯之歷官，易爲普之名位，遂成此錯，非如勞氏說二人名位互倒也。

舊書一九六下，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魯等至自蕃中，四年正月，張鎰及會盟官常魯等與吐蕃盟於淸水，不舉常魯之正官，依會要九七，則二年時魯職監察御史，勞氏題名考引有李益送常魯侍御史西蕃寄題西川詩。

無欲、新表闕歷官，今精舍碑監察及左側有無欲題名，則無欲非未仕也。

顏眞卿馮翊太守謝上表

黃本驥云，「案舊書本傳云，出爲同州刺史，新書本傳云，出爲馮翊太守，至德二載十二月，始復郡太守爲州刺史，公以是載十月，自鳳翔扈從還京，爲宰相所忌，出貶同州，其到任謝上，當是十二月事，應以舊傳爲是，是表標題及除臣云云，集本皆作馮翊太守，今從全唐文改正」。余按舊傳、從其改定言之也，新傳、從其始命言之也，就敍事言之，兩者皆不爲誤。惟此表則不然，祇可題馮翊太守，不可題同州刺史，全唐文誤，黃氏不察，且擅改集本，妄也。殷亮爲眞卿母之從子，知公行事甚悉，黃氏跋行狀之詞也，而行狀則曰貶馮翊太守，令狐峘之墓誌銘亦云，「出爲馮翊太守」，不應作同州刺史者此其一。留元剛顏魯公年譜，「十一月，出爲馮翊太守」，若復諸州名，舊新紀皆書於十二月十五日戊午之下，不應作同州刺史者此其二。同州雖是近畿，然據同卷蒲州刺史謝上表云，「臣今月十一日，伏奉五日恩制」，則制詔自京至同，前後需七日，依此推之，復州之詔，亦應十二月二十一日始能遞到同州，眞卿謝上，是否確經奉詔，不應作同州刺史者此其三。況馮翊謝上表固云，「竊以此郡破亡，再陷凶逆」，肅宗批答云，「今左輔之郡，凋敝之餘」，比觀蒲州謝上表則云，「臣竊以此州之地，堯舜所都」，肅宗批答云，「況自同及蒲，襟帶相接」，表詔皆著郡字，是明明授馮翊太守之證矣，不應作同州刺史者此其四。黃氏謂謝上爲十二月事，是亦默認出除非十二月，夫出除非十二月，則授制非同州刺史，復何容疑，制非同州，安得曰「恩制除臣同州刺

史」。

顏特進

魯公集七家廟碑，「特進黃門之文章」，黃本驥云，「見遠以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故稱特進」，（魯公集二九）所釋異常矯強，苟見遠曾爲特進，何此碑及大宗碑均不敍及。晉書二四百官志云，「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晉以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位其班位而已」，是特進原爲散官，幷非兼中丞者卽稱特進也。宋書七三、顏延之卒，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延之固含後，故廟碑引稱之，如延之者，誠不愧「特進、黃門之文章」矣，黃氏泥解本支，遂鑄此錯，然下文「祕監、華州之學識」，師古亦何嘗是惟貞本支耶。黃氏又跋劉仕脩誌云，「特進乃其官階，太宗昭陵陪葬諸碑內，豆盧寬碑額曰唐故特進尚定公之碑，不敍其由某階特進某階，亦此例也」，（古誌石華二二）謂特進有特進某階之解，殊所創聞，質言之，黃氏於特進一辭，未得其通而已。

判尚書武部員外郎

多寶塔碑，顏眞卿結銜曰朝議郎判尚書武部員外郎，萃編一九云，「尚書上加判字，史志不詳其例」，黃本驥云，「曰判尚書者，以武部員外郎掌武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王氏固失檢，黃說尤支離。按六部屬尚書，故詳言之皆曰尚書某某郎，判者卽判此郎官，不能截屬上讀也。謂判爲總判四曹之事，考諸官志，直無其據。郎官石柱考例言云，「而又有稱檢校者，自稱判者，唐志云，員外、判、試、檢校，自則天、中宗後始有之，皆不佩魚，蓋雖以階級未至，故稱此以別之，未實授而實辨本職」，（按雖字應乙於未實授之上）。卽引此碑爲例，言頗通澈。惟朝議郎爲正六品上階，員外郎爲從六品上階，則亦不盡階級未至，試觀曲江集附錄，袁暉以朝議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便可知之，階級字當易作資歷也。又張九齡以通直郎判尚書禮部員外郎，遷守尚書司勳員外郎，倘如黃說，九齡原部禮部四曹事，則易司勳而權限反削矣。舊書四三，吏部員外郎，一人掌判

南曹，一人掌判曹務。兵部員外郎，一人掌判南曹，黃氏蓋惑於此而肊爲之說者，殊不知此之云「判」，乃職務，非官稱也。

唐興寺碑，開元六年立，撰人結銜爲殿中侍御史判職方員外郎許景先，（金石存一三）約與九齡同時，亦稱「判」之一例。

袁高

魯公集一二之五雜俎下，黃本驥注云，「袁高字公頤，東光人，時爲浙西觀察使」，余按同集七妙喜寺碑銘云，「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於此土」，乃觀察判官，非觀察使也，黃氏誤。高、舊新書均有傳，未嘗官浙西觀察。

顏魯公世系表

黃本驥氏撰魯公世系表，其美備遠出關中金石記者之上，然尚有缺誤兩點：

（一）元和姓纂「髦生緗暢，暢孫師伯，宋侍中左僕射」，考宋書七七師伯傳祇稱父，邵邵當是暢子，傳謂師伯峻族兄，實竣三從兄也，應於緗後補暢以全其支。復次姓纂云，「南昌狀云，與師古同承緗」，則靖之之外，似緗尚有他子，但不可考矣。

（二）表云，「從覽、宏式，皆魯公曾孫」，按姓纂杲卿孫證，右庶子，生縱覽，則從覽乃杲卿曾孫，舊書一二八載文宗詔云，「如聞從覽、弘式，實眞卿之孫」，據元龜一四〇，眞卿上有杲卿字，後世傳鈔誤脫耳。郎官石柱考二六兼引姓纂、舊傳，並未指出兩說同異，蓋非勞氏完成之書也。

又姓纂云，「允藏生頍，楚州刺史」，黃氏則以頍爲魯公兄闕疑、喬卿、眞長之子，按魯公集九允臧神道碑，「其孤前京兆參軍頍梟穎、禺等」，曰「等」，或未必列舉，頍究何人之子，尚待考證。（頍乃頴之訛，禺應作顒）。

置千秋節

顧況八月五日歌云，「四月八日明皇出，摩耶夫人降千佛，八月五日佳氣新，

昭成太后出聖人，開元九年燕公說，奉詔聽置千秋節」，(紀事二八)明皇、明星之訛，相傳卽星隕如雨之日也。舊紀八、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讌百寮于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從之」，又會要二九、「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上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置千秋節在十七年，非九年，況歌誤。

李端墓誌與新表之異同

顧況饒州刺史趙郡李府君墓誌銘，「趙郡東祖源流甚長，衞州刺史嘉祚曾孫，滎州刺史璿孫，贈尚書郎銛子，諱端，字公表，……出泉、饒二州刺史，……貞元八年秋七月，終於郡署，年六十一，……夫人贊皇郡清河崔氏，從其子拭盡力哀敬」。考新表七二上李氏東祖，「嘉祚、衞州刺史」，生「濬，鄆州長史」，生「銛，南梁州司功參軍」，生「端，饒州刺史，生域」，其異者：(一)誌作璿而表作濬，今表列其昆弟有渙與況，似從濬爲是。表又有名「住」者，亦頗疑「注」之訛也。(二)誌稱滎州刺史，表稱鄆州長史，或各舉其一官。(三)誌作銛，表作鈷，按唐人名數見銛字，如宗室李銛、夏侯銛、皇甫銛、路銛是，名鈷者尚未能徵，則誌爲近信。唐無南梁州，意因梁、涼易訛，故新表所據之史料加南以別之，而表未及改。若世系表引得讀「鈷南」爲名，則余斷以爲誤，其從昆如銑、如鍠，均單名也。(四)誌之拭，表作域，兩字形肖，必有一誤。

過舊園賦

全文五一七梁肅過舊園賦序云，「余行年十八歲，當上元辛丑，盜入洛陽，三河間大塗炭，因竄身東下，轉徙阨難之中者垂二十年。上嗣位歲，應詔詣京師，其年夏，除東宮校書郎」。又賦云，「洎大歷之二七，六龍忽其上升，赫元聖之統天，……啓公車以選能，予筮遇觀之六四，聿投迹於雲羅，謬試言於內殿，俾典校乎承華，……二十載而一來，紛蕪穢而莫治」，自上元二年辛丑至建中元年庚申，恰二十稔，卽序、賦所謂垂二十年及二十載也。如依序文計之，辛丑行年十八，肅應生天寶三載甲申，顧全文五二三崔元翰梁肅誌則云，「貞元……九年冬十有一

月，旬有六日，寢疾於萬年之永康里，享年四十有一」，是肅生天寶十二癸巳，至辛丑僅九歲耳。誌又云，「年十八，趙郡李遐叔、河南獨孤至之始見其文，稱其美」，而據肅祭獨孤常州文，「初公來思，拜遇梅里，如舊相識，綢繆慰止，更居恤貧，四稔於此」，肅蓋以大歷九年始拜謁於及，如謂上元辛丑年已十八，時序、人事，同是弗類。況過舊園賦固云，「昔予生之三歲，值勍虜之衝奔，徙穹廬於華縣，蒙郊廟於氛昏，皇遊蜀川，帝出朔原」，天寶十四載時肅三歲，正與據誌所推肅生天寶十二合，由此詳之，賦序「十八」實「九」字之破體，一字而誤析爲兩也。

修禪道場碑之作年

全文五二三、崔元翰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云，「唐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史館修撰梁君諱肅，字寬中，……貞元五年，以監察御史徵還臺，……九年，冬十有一月，旬有六日，寢疾於萬年之永康里」，李文公集一、感知己賦序云，「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又載之集四八、祭故梁補闕文云，「維貞元九年，歲次癸酉，十一月，朔日，左補闕權德輿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右補闕、贈禮部郎中梁君之靈」，（朔日卽某某朔某某日之略）。是梁肅卒於貞元九年六月中旬也。今石刻修禪道場碑，元和六年建，題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撰，或者以爲疑：殊不知碑有云，「自大師歿一百九十餘載，大比丘然公光紹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比丘法智灑掃大師之舊居，以護寶所，門人安定梁肅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又云，「緣離化滅，涅槃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自開皇十七年（五九七）計至貞元八年，（七九二）恰一百九十六載。又重修學士壁記，梁肅、貞元七年，自左（右）補闕充，正與碑之結銜相符。使此碑作於元和六年，（八一一）則已二百十五年，反爲不合，是知梁作此碑後，又約遲二十年而始立也。文粹六一載修禪道場碑，與石本多異同，一百九十作一百八十，尤誤。同書九二、崔恭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有言，「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碑爲肅作，亦無疑議云。

金石錄九，「唐丘公夫人虞氏石表碑，梁肅撰，……貞元十年十月」，撰碑之

後，非必卽立，此不足以疑肅之卒年。

肅一字敬之，見德輿祭故梁補闕文及全文六八四陳諫心印銘序，按肅墓誌云，「以至於唐朝散大夫、右臺侍御史、趙王行臺記室、宜春公曰敬，實公之高祖」，或因疊其祖諱而改字寬中歟。

王良士爲韋令公謝表

文苑英華五九七有□良士代韋令公謝先人贈官表，勞格辨證拾遺云，「表云，贈臣父尙書右丞司農卿先臣某揚州大都督，此是韋玢，（元甫父）見郎官石柱題名考。(左中)全文良士無考，案舊房式傳、劉闢反，高崇文至成都，房式、王良士、崔從、盧士玖（玫）等白衣麻蹻，銜土請罪，崇文寬禮之，表其狀，末云彷徨海隅，是韋元甫無疑，本是二首，一脫其文，一脫其目耳」。余按勞氏王良士之證，誠無可疑，而所代之韋令公何人，尙待指實。

據舊書一一五元甫傳，大曆初，宰相杜鴻漸薦授揚州長史淮南節度，在揚州三年，六年八月，疾卒於位，元甫父之贈揚州大都督，蓋因子之見官，勞氏以表文屬元甫，此余所同者也。抑令公卽中書令簡稱，故姚崇稱姚令公，郭子儀稱郭令公，今元甫官不過淮南節度，其非令公無疑，然則令公何人，竊謂仍可於王良士之事實索之。

裴度劉太眞碑，勞氏郎官考三以爲元和中立，碑云，「(貞元)三年，拜禮部侍郎，天下賓王之士尙實遠名者，竊相賀矣，……於是門生之在朝廷者，中書舍人裴度，起居舍人盧士玫，……在藩牧者，……嘉州刺史王良士，」（全文五三八）復據舊紀一二，太眞以貞元五年三月貶信州刺史，則王良士乃貞元四五年劉太眞下進士也。此後事迹，不可多考，唯由舊房式傳觀之，知其元和元年時在西川，是似嘗參韋皐幕者，皐於貞元十七年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舊書一四〇）正合稱韋令公，表當貞元末作，吾於是知王良士爲韋皐謝表，今存其目而佚其文，事涉韋氏，故元甫之表，存其文而佚其目也。

京兆韋詞

呂衡州集六、韋府君神道碑，府君卽韋夏卿也，中有云，「開府辟士；則有……京兆韋嗣、隴西李景儉、中山衞中行、平陽路隨」。顧廣圻考證云，「文苑英華九百一所載嗣作詞，注云，集作嗣。按韋詞、考兩唐書無傳，唯湖南祁陽有修浯溪記，題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月江州員外司馬韋詞記，石本尙存，蓋作詞爲是，而舊鈔及馮本皆作嗣，與英華注同，或別有韋嗣，今存集舊」。余按韋詞、李文公集數見之，作詞是也。集一八來南錄云，「元和三年十月」翺旣受嶺南尙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十二日）……上船於漕」，又題桄榔亭云、「翺與監察御史韋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按夏卿以永貞元年十二月，自東都留守爲太子少保，元和元年正月卒，（舊紀一四）則詞入夏卿幕，在元和已前，（與舊書一六〇符）至元和四年，南佐楊於陵於廣州也。集一四於陵墓誌云，「其在廣州，以韋詞爲節度判官，任之以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道之，…故遂振密表譖公，直言韋詞、李翺惑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按元和五年三月，鄭絪代於陵爲嶺南節度，（舊紀一四）則詞之北歸，應在是年也。又集七、薦士於中書舍人書，首稱前嶺南節度判官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韋詞，極稱詞之才能無方，忠厚可保，又北歸後翺爲之揄揚於公卿者也。詞新表七四上同，舊書一六〇有傳，作辭，岑刊校記五三云，「册府（三百二十四）辭作詞」，萃編一〇八謂兩唐書皆無傳，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曾正之，顧氏蓋承王而誤。昌黎集三二鄭群誌，「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注云，「詞或作嗣宗」，作嗣宗者非。

舊傳，韋辭字踐之，祖召卿，洛陽丞，父翊，官至侍御史」，按河東集一一獨孤申叔墓碣，貞元十八年作，末云，「李景儉致用，隴西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兩人皆號致用，考元氏集一七有哀病驄呈致用詩，一八有送致用詩，一九有留呈夢得、子厚、致用詩，疑指景儉，唯舊書一七一景儉字寬中，又詞字踐之，見李翺答朱載言書，其殆均後來改字歟。

金石錄二九云，「翊有子詢，仕爲湖南觀察使，舊史有傳，新史無之，墓誌云翊父幼卿，而傳作台卿，墓誌云翊官終殿中御史，而傳作侍御史，皆非也」，詢、詞之訛，可知趙氏見本舊書猶作詞，今本訛耳。

舊紀一七上、大和三年十月，以中書舍人韋詞爲湖南觀察使，又一七下、四年

十二月，湖南觀察使韋詞卒，會要五九，「長慶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員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簡，前以當司判案郎官刑（？）部郎中韋詞近差使京西句當和糴，遂請白行簡判案，今韋詞卻回，其白行簡合歸本司」，無作辭者。

全文六三〇作「京兆尹韋詞」，按詞未嘗官京兆尹，尹字衍，和叔集六（叢刊本）作「京兆尹韋詞」，則衍而且誤。（平津訪碑錄四修浯溪記下亦訛韋詢）。

祭座主顧公文

登科記考一四，「呂温祭座主故兵部尚書顧公文，維貞元十年，門生侍御史王播，監察御史劉禹錫、陳諷、柳宗元，左拾遺呂温、李逢吉，右拾遺盧元輔，劍南西川觀察支使李正叔，萬年縣主簿談元茂，集賢殿校書郎王起，祕書省校書郎李建，京兆府文學李逢，渭南縣尉席夔，鄠縣尉張棣初，奉禮郎獨孤郁，協律郎蕭節，奉禮郎時元佐，滎陽主簿李宗衡，前鄉貢進士鄭素，……按貞元十年爲元和十年之訛」。徐松氏此節考證，可謂疎極，良以顧少連門生十九人中，不乏知名士，其仕履多彰彰在載籍也。今且就其最著者略言之：

(一)王播　舊書一六四本傳，「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爲京兆尹，……」

(二)劉禹錫　舊書一六〇本傳，「從佑入朝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

(三)柳宗元　據文安禮柳先生年譜，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永貞元年，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

(四)呂温　夢得集二三呂君集紀，「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

(五)王起　舊書一六四，「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集賢校理，登制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據會要七六，元和二年王起直言極諫科及第。

(六)獨孤郁　昌黎集二九墓誌，「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時，歸以其子，選授奉禮郎」。

由上舉六人之歷官觀之，知少連之卒，應在貞元末年；就中呂温於元和六年卒衡州任內，河東集班班可據，徐竟謂其元和十年尚生，且官猶左拾遺，無乃不考之甚耶。復據杜黃裳顧少連碑，貞元癸未(十九)年，十月四日，少連卒於洛陽私第，（全文四七八）又全文六三一收呂温祭文，作「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月日」，郎官考四謂十上脫二字，是也。此篇今衡州集及叢刊本和叔集均失收。

柳宗元世系

河東集一二柳鎮神道表，「曾祖諱奭，字子燕，唐中書令」，注云，「奭爲侍御曾祖，則當爲公高伯祖矣，新史公傳及韓文公爲公作墓誌，皆云曾伯祖，若有誤焉」。(世綵本)按注文既稱高伯祖，則原文之「曾祖諱奭」，及注之「奭爲侍御曾祖」，皆係傳刻誤脫伯字，有文安禮柳宗元年譜可證。元和姓纂、旦生則、楷，則生奭，楷爲鎮高祖，卽奭爲鎮之曾伯祖，宗元之高伯祖，韓文稱謂既誤，舊新傳又襲韓文而不察也。（全文五八八正作曾伯祖諱奭，不脫伯字）。

同集一三李夫人墓誌云，「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據前引姓纂，奭是楷姪，則常侍之兄，應云常侍之兄子，本奪子字，全文五九〇同。

誌又云，「自中書以上爲宰相四世，」注云，「奭父則，則父旦，旦父慶，凡四世爲相」。按慶爲後魏儀射，奭爲唐中書令，稱之曰相，是矣。據隋書四七，旦官不過攝判黃門侍郎，居其上者尚有納言，未得謂之相也，今縱因唐代中書、門下侍郎率知政事，強爲牽比，猶自可說。若則之歷官，據舊書七七，不過左衞騎曹，其去宰相遠矣。考慶之子機，在隋初爲納言，機之子述，以兵尚參掌機密，（均見隋書四七）是皆職與宰相等，柳文所云爲宰相四世，係自慶以下言之，作注者漫不加察，以爲指奭之直系言之，遂沿訛至今矣。

舊書七七云，「開元初，亨孫渙爲中書舍人，表曰，臣堂伯祖奭」，據姓纂，渙爲亨曾孫，舊傳亨下奪曾字；新書一一二云，「柳澤，……曾祖亨」，又云，「澤兄渙爲中書舍人」，不誤。

陽城出刺道州

陳景雲柳先生年譜跋云，「又陽城自國子司業出刺道州，唐史無年月，通鑑考異（一九）據柳子所作司業遺愛碣，謂在貞元十四年，譜則以遺愛碣及與太學諸生書，並繫貞元十五年，與通鑑異，然諦觀碣文，則譜爲是也」。按河東集注亦作貞元十四年，然不能指出十四、十五之是非所在，則與司馬考異、文安禮柳譜暨陳景雲跋相同，余於是取柳子兩文讀之，乃知前輩多忽略小處，故不能提出炳證也。

河東集九遺愛碣云，「四年五月，……卽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遷爲國子司業，……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貞元四年後七年爲貞元十一年，由是再加四年，則爲貞元十五年，陳氏所謂諦觀碣文以譜爲是者，度必因此，惜陳氏猶未諦觀書文耳。

同集三四與太學生書云，「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夫我國計年，祇論干支，不求足數，此通習也，自貞元十一年起計四祀，則爲貞元十四年無疑，陳氏而不同時諦觀書文，斯其失也。然余尚有更明確之證據在。

九月己巳出陽城爲道州，柳文所言也，今考貞元十四年九月丁未朔，則己巳二十三日，十五年九月壬寅朔，則己巳二十八日。（朔閏考三）碣有云，「太學生魯郡季儻、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關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書又云，「詔書出爲道州，……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惻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是詔下翌日，太學生聚闕下乞留，不得許，又翌日，擬再接再厲而陽城阻之，其事甚明。然書首固云、「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今使如譜作十五年，則九月二十六日刺道之詔尚未下，如曰十月二十六日，宗元之書，抑何遲遲，有以知其非也。唯依通鑑作十四年，則九月二十三詔城出刺道州，翌日，——二十四——而太學生詣闕乞留，又翌日，——二十五——而陽城阻其再請，宗元致書，卽在其更後一日，——二十六——如是，則事實合拍緊湊，不必再生猜擬矣。

陳氏韓集點勘誤與跋同，今不複引。

元龜六〇七，「裴澄爲國子司業，貞元十二年，表上乘輿月令十二卷」，或以此爲疑，但據舊書四四，司業固設兩員。

承乾之子象及其歷官

舊書九九李適之傳，「伯父厥」，是厥長於象也。然同書七六承乾傳則云，「二子象、厥」，新書七〇下亦以鄂州別駕厥次邹國公象之後，河東集一〇邕州刺史李公誌云，「別子曰承乾，……繼別曰象，靳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事，封邹國公，大宗曰玭」，適之傳之伯父，殆叔父之訛。又新表承乾尙有子醫，舊、新傳均不提。

象官至懷州別駕，舊新（八〇）承乾傳、舊適之傳均同，今柳文敍靳春太守於贈官之前，應是生前所歷官，考舊適之傳云，「開元二十七年，……適之以祖得罪見廢，父又遭則天所黜，葬禮有闕，上疏請歸葬昭陵之闕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爲恆山愍王，象爲越州都督、邹國公」，則象已早卒，而天寶元年始改州曰郡，刺史曰太守，象不得及身爲郡太守也。倘謂後來追稱，然宗元作誌之際，郡太守復爲州刺史者久矣，不用象當日之稱，又不用作誌者見時之稱，偏用中間一度改制之稱，有是理乎。適之貶終宜春（袁州）太守，柳文之靳春（靳州）太守，或許涉此而訛；總之，墓誌此處，必有誤筆無疑，前人都無注，諒亦因其與史不符之故。

元饒州

河東集三一有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三二又有答元饒州論政理書，注云，「考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爲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者，嘗爲饒州刺史，而時不可考，元和間惟有元稹，而傳不載其爲饒州，公此書所與元饒州，未詳其人，劉禹錫集中亦有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與公此書同」。余按前書稱亡友呂和叔，溫字和叔，以元和六年八月卒；又稱「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宣英韓曄字，以元和十年自饒州司馬召回，則柳集兩書，當作於元和七至九年頃，亦卽元氏刺饒州之時代也。復據姓纂，元姓刺饒者有兩人；（一）元誼，貨敦九世孫也，祖守眞，生澄，湛，澄遂州刺史，湛生誼，考華嶽題名、大歷八年有虞部員外兼殿中侍御史元澄，

謂其姪鑿在元和初爲刺史，時代亦合。(二)元洪，卽集注所舉者，力眞十二世孫，父挹，吏部員外，其授制見制詔集八，亦大歷人物，挹生洪、錫，錫自福州刺史調宣州刺史，見舊紀一五元和十四年六月，則洪刺饒州，亦可在元和中，且核其世代，誼與洪，均穎之族昆弟也。

其官饒州不見於姓纂而見唐人文集，且年代相近者，更有元蕘。元氏長慶集四八、元蕘杭州刺史等制云，「勅饒州刺史元蕘等，……以蕘之理課甄明」，是蕘固以政理稱，此制爲穎知制誥時事。勞格讀書雜識七云，「案新安志九、續定命錄並云，元和十五年，崔元亮自密州刺史遷歙州刺史，則巽遷杭州，亦當在是年」；又困學紀聞一七云，「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蕘也，艾軒策問以爲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爲饒州」；由前所考證及勞、王兩說觀之，則蕘須任饒連六七年，是否如是，仍當於方志中求其確證。蕘、姓纂與元、白(二六)二集同，若紀聞作璵，宋本元集作蕘，文苑英華作興，(據雜識引)疑均誤。

府王嚴震及馮翊王公

諸葛武侯新廟碑云：「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府王左僕射馮翊嚴□總率文武將佐」，陝西通志以爲嚴下所泐爲武字，嚴有馮翊、華陰二望，稱馮翊者舉其舊望也，然嚴武無左僕射之官，舊傳言其卒於永泰元年，下去貞元三年，已二十二載，與碑不合；關中金石記四以爲府王左僕射指舒王謨，謨時爲荆襄江西沔鄂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也，然亦未有左僕射之官，且碑云馮翊嚴□，義更無着，是兩者萃編一〇三已辨之。余謂此嚴□非他，乃嚴震也。依載之集二一嚴震墓誌，「本馮翊人，後徙家於梓潼」，舉其舊望，正是前人書法；舊書一二、興元元年六月，以梁州爲興元府，加興元尹嚴震檢校右僕射，右、同書一一七作左，姓纂亦然，此碑稱左僕射之合也。舊書一二、震先以建中三年十一月代賈耽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撰碑者沈迴，方爲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馬，正震之部屬，廣州稱廣府，揚州稱揚府，則梁州得稱梁府，再不然，興元府尤合府稱；震封王不見舊書本傳，新書有之，載之集一五嚴礪碑云，「初公從祖兄太師馮翊忠穆王政成於梁，勳在盟府」，姓纂稱震從祖弟礪，又載之集二一嚴震墓誌，「建中三年，……後二

歲，皇帝以避狄之亂，狩於是邦，加戶部尚書馮翊郡王」，是震曾封王，此碑稱府王嚴□之合也。梁州卽天寶時代之漢中郡，沔其屬境，貞元三年之秋，蕃寇方盛，震墓誌謂「出輿師以會漢南之討而人不知役」，此碑稱營軍沔陽虜騎收跡之合也。震自建中末作鎮山南，至貞元十五年，卒於任所，此碑記貞元三祀之事而立碑乃在貞元十一年之合也。有此數證，嚴下泐一字，其當爲震無疑矣。唐文慣用州主之稱，例如魯公集一〇杜濟神道碑，「補梁州南鄭主簿，州主司馬垂爲山南西道採訪使」，州可稱主，府亦可稱主，故余初蒙以府王爲府主之訛，及讀權文，乃知王字確有所本。舊書五九屈突通傳，「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相王」，沈德潛考證云，「按當時無相王其人，前文云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此必代王之訛也」，考異五九云，「按六朝以後，丞相封公稱相公，封王則稱相王，是時高祖以唐王領大丞相，故有相王之稱，或疑爲代王之譌，非也」，余按陳子良爲王季卿與王仁壽書，卽稱高祖曰相王，（全文一三四）作相者稱相王，準斯例也，開府者自可稱府王。

柳宗元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省覲序云，「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集二二）注云，「德宗幸奉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中書門下，貞元十三年卒，見震本傳，晏元獻曰，宜去王字」。今使有某甲官止封侯，載筆者書曰某公，考證家必從而議其後曰，某不過封侯耳，此誤；（如此之例甚多，不必實舉）。今又使柳氏之序，祇曰馮翊公，吾知必又有議者曰，震已封王，稱公非也；柳序首稱王，則對人無貶降之嫌，王後繼以公，則在已盡恭敬之道，行文縝密，宜無訾議，沈晦河東先生集後序猶謂「馮翊王公，宜去王字」，蓋因送公貶序祇稱馮翊公（同集二三）而云，然自可兩存也。（又震以貞元十五年卒，舊新傳皆同，集注作十三，亦訛），杜少陵集（仇本）二〇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詩，又二一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詩，曰卿或大卿，稱其官，公稱也，卽宋璟所謂「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者；曰翁或公，私稱也，卿而必繼以翁，大卿而必繼以公，馮翊王公，同斯例矣。少陵集二一更有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衞公幕詩，尤王下可稱公之鐵證。

全詩三函八册岑參尹相公京兆府中棠樹降甘露詩，「相公尹京兆，政成人不

欺」，是宰相出尹京兆者稱曰尹相公；又送張郎中赴隴右覲省卿公詩注，「時張卿公亦充節度留後」，是本官爲卿者稱曰卿公；此外如同人之過梁州奉贈張尚書大夫公，又崔元翰、（五函七）韓愈、（五函十）孟郊（六函五）等詩之丞公或中丞公，皆唐人於官爵下用公字示敬之例。

繼檢全文四四四所收此碑，則作「府主左僕射馮翊嚴氏」，以府王爲府主，與余初所肊想同，而碑實作王，且既知爲嚴震，則王字無可疑。抑唐人文體，碑誌墳諱之外，直書其名者絕少，即書名亦必閒以「公」字，如云「某公某」，今嚴下祇泐一字，又斷非「公某」兩字也。況撰人沈迴，其結銜爲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按此兩字當是監察）御史，乃府王之下屬，而果直斥其名乎？是故陝志以所泐爲「武」字，係未嘗講究文體者之淺說；第尊稱之詞，唐文用「氏」字者亦極少見，徐氏補作氏，厥誤相同。余謂所泐一字，「公」字也，其人則嚴震也，如此分析補釋，庶或有當乎原文之意義矣。

上趙昌尚書啓

柳河東集三五有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注云，「一本無廣州字，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按新史未嘗爲廣州節度使，此啓云天罰深重，當元和初公喪母之時，元和元年四月，以安南都護趙昌爲廣州刺史，則此啓當是與昌，然公送趙大秀才序亦云，尚書由交、廣爲（荆州）刺史，必有所據也」。按舊書一六七宗儒傳，元和初，檢校禮尚，充東都留守，入爲禮、戶二尚，尋出任荆南節度使，六年，又入爲刑尚，而同書一五一昌傳則云，憲宗即位，加檢校工尚，尋轉戶尚，充嶺南節度，元和三年，遷鎮荆南，同書一四本紀、元和三年四月，「乙亥，以嶺南節度使趙昌爲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又會要七三、元和四年九月，安南副都護杜英策等奏趙昌到任日近，旋除廣州，（李德裕貶死年月辨證，四年昌移荆南，四年、三年之訛）是廣州趙尚書應爲昌而非宗儒，彰彰可據。一本雖無廣州字樣，但啓有云，「叩頴南望」，廣在永之南，廣州字并不誤也。復考同集二二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自吾竄永州三年」，三年一作四年，當是元和三年作；又云，「宗人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試觀上引兩傳，足證此趙尚書或宗人斷即趙昌，

非爲宗儒。顧今注兩岐其說云，「宗人指趙宗儒也，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守，三遷爲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一曰趙昌，字洪祚，天水人，貞元二十年三月，自國子司業爲安南都護，安南卽交州，元和元年四月，轉戶部尚書，爲嶺南節度使，三年四月，遷荆南節度使」，於是作啓注者誤認「宗人」爲宗儒，遂謂送趙大序亦稱宗儒由交、廣爲荆州，必有所據，一誤再誤，幾使人茫然莫解。竊嘗揣之，河東原纂，或祇題上趙尚書陳情啓，禹錫爲編遺集，一時失察，錯填宗儒之名，故至今猶滋疑竇也。抑前舉兩篇，均題趙尚書，同集三五賀辟符載啓，特題趙江陵宗儒，三六寄所著文啓，題江陵趙相公，意當日自有分別，後人未之辨耳。

三六上江陵趙相公啓，注云，「趙宗儒，……元和三年，自東都留守遷荆南節度使，公前後與宗儒啓凡三」，卽誤連陳情啓計入，故數有三，實祇兩啓而已。據本傳，宗儒自留守入爲禮、戶二尚，乃出守江陵，前引卷二二注亦謂三遷爲荆南節度，非自留守逕遷荆南也。

柳柳州外集

柳河東集，（世綵本）除集注所疑所辨者外，內集中猶有可疑之作。頃見寶章閣影刊（光緒十三年）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外集一卷，孟眞先生題語云，「韓集源流，今猶可考，柳集則三十卷之舊，不可知矣。此卷之存，猶足證南宋刻本之作四十五卷者南宋人所輯，其中當有非柳文而濫收妄取者也。凡外集幾皆是定本既成後所輯，或非作者所願收，或竟後人所誤傳，列之別集，以當補遺，尚不亂眞面，若雜入本集，後人何以識其朔乎。世綵堂本蓋刻工之雄，非纂定之善也」。余按渭南集二七跋柳柳州集云，「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裒類於此，子京；此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敦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今觀此外集一卷，凡詩文四十五首，世綵堂收入內集者三十四首，外集者八首，未收者三首，茲揭其目別如次：

(一)世綵堂本收入內集者。（附所收卷數）

眎民詩。（卷一）

舜禹之事。

謗譽。

咸宜。（已上卷二〇）

賀踐祚表。

御史臺賀嘉禾表。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禮部賀甘露表

禮部賀白龍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表。

禮部賀白鵲表。

禮部賀嘉瓜表。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爲王京兆賀兩表五首（已上卷三七）

爲韋侍郎賀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表。

爲樊左丞讓官表。

代裴中丞謝討賊表。

爲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代柳公綽謝上表。

代李愬襄州謝上表。

代節使謝遷鎮表。

爲劉同州謝上表。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代廣南節使舉人自代表。

奏薦從事表。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爲楊湖南謝設表。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謝賜時服表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已上卷三八）

(二)世綵堂本仍收外集者。

吾子。

劉叟傳。

河間傳。（已上卷上）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冕表。

謝賜新茶表。

賀赦表。

賀太子牋。（已上卷下）

(三)世綵堂本未收者

送元暠師詩。

上宰相啓。

上裴桂州狀。

其中如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注云，「愬、……元和十二年，夜入蔡州，擒吳元濟，十一月，有詔進檢校尚書右僕射，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然襄州與嶺表遼絕，而公自柳州爲作謝上表，恐非公之文」。又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注云，「此表當是長慶後廣南節度使舉桂中丞仲武自代，非裴中丞也，亦他人作，誤錄於此；一本註節度作鄭絪，非是，以桂仲武事與表合，絪爲廣南，乃元和五年也」。是注家已深疑之，廖氏顧編入內集，所謂纂定非善也。又如三九爲浙東辟中丞奏五色雲狀，注亦疑其僞。此雖不見於永州本外集，然未必是三十卷之舊也。

三八有柳州謝上表，文苑英華辨證五云，「李吉甫郴州刺史謝上表，亦載柳集，以郴作柳；按新史吉甫傳，改郴、移饒，舊史乃以郴作柳，是致柳集誤收。況宗元自有柳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日上訖，考其月日、文理，皆非宗元事，其爲吉甫何疑」。余考此表有云，「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趨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

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早歲同官，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據舊書一四八吉甫本傳，「遇赦，起爲忠州刺史，時贊已謫在忠州，……六年不徙官，以疾罷免，尋授柳（郴）州刺史」，陸贄以貞元十一年四月謫忠州，吉甫以十九年十月去郴州（見金石補正六七）吉甫除郴刺，約在十六七年頃，正于頔官襄陽節度時也。又據舊書一五六，頔曾官駕部郎中，而吉甫嘗官駕部員外，早歲同官，殆卽指此，彭氏謂吉甫所作，信而有徵。矧宗元十年改柳州時，頔早除太子賓客，宗元比頔後一輩，安得云早歲同官，是篇應自柳集剔出，斷無疑矣。辨證五又言，「又第二表末云，謹遣當州軍事衙前虞侯王國清奉表陳賀以聞，正與吉甫郴州謝上表末語同」，今世綵堂本收此表，亦漏去末句。

辨證五又云，「林逢請聽政表（七首），第三表載柳宗元集中，作第二表，晏元獻公云，柳集第二表，據文苑迺林逢第三表，而柳集又自別有第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表文云，兩河之寇盜雖除，（柳集作難除非）。百姓之瘡痍未合，又云，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乃穆宗、敬宗時事，宗元當憲宗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依彭氏引文，晏殊於第二表已疑之，而世綵堂本三七收入此表，且注云，「晏元獻本，據文苑英華，此表乃是林逢請聽政第三表，別有子厚第二表，今載於後」，注於晏氏之疑，引敍不明，恍若晏確認其柳文者。

辨證五又云，「又如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六表，載柳宗元集中，而唐類表作崔元翰，文苑總目作類表，而本卷迺作常衰；按唐德宗興元元年，幸奉天，削去徽號，貞元五年、六年，百官請復舊，卽此六表是也，（舊史載貞元五年、六年，百官請復徽號，正指此事）。是時、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歷知制誥，唐書稱其詔令溫雅，則類表云元翰作，是矣，況又總目明言取之類表乎。本卷乃誤作常衰，衰於建中初卒，至是已十年矣。又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譜，貞元五年，方十七歲，（時其父以事忤宰相竇參被貶）。八年；始貢京師，其誤可知」。余按此六表、世綵堂本全收外集卷下，注云，「公正集中有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又有爲耆老請復尊號表二，皆在貞元十九年間，蓋爲德宗復聖神文武之號作也，其事已詳於正集之註，今又有表六，蓋在正集之表前作」，不特不著其疑，且

認其確。考六表之末，復有改文兩段；第一段題「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第二段題「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按此數表應是貞元五六年所上，說詳拙著跋封民聞見記，權德輿此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亦稱，「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全文四八九）於時宗元未登仕版，其非柳作，復可疑焉。文安禮柳子厚年譜貞元五年下；「有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三首」，又六年下，「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三首，又大會議表二首，（並見外集）」後來注家，殆皆誤信文說，然依舊洄傳，則六年尚未除祭酒也。

余覺其可疑者，則有三八之代廣南節度使謝出鎮表，注云，「鄭絪傳、初拜中書侍郎，……轉門下侍郎，憲宗初，勵精求理，絪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它制置，絪謙默，多無所事，由是出爲嶺南節度觀察使廣州刺史」，注家之意，蓋以表內有「天德薦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兇渠勦絕、人用康寧」等語，謂與傳合也，但細察之，疑點固不少。唐稱嶺南，廣南乃宋稱，今題廣南節度使，正與前引僞文舉裴中丞自代狀所題相同，是題目之不合者一。謝上表之首，當云某月日到州上任訖，今表無其語，是體裁之不合者二。倘謂絪剛奉詔，即上表謝，則絪以元和五年三月，自太子賓客詔除廣州，宗元時方在永，官吏上任，於制不得久逗遛，而謂數千里外托柳草此表乎，是時間之不合者三。表末云，「獻俘未遠，展效有期，希此微功，上答殊造」，嶺南時非用兵，絪並無專征之寄，是事實之不合者四。呂和叔集五有代鄭南海謝上表一首，長數百言，溫卒元和六年，此正代絪所作，（當是絪過衡州，托其代作）。兩相比觀，眞僞便判，更作僞者所不及知也。

三九之爲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僅寥寥數十字，題目誤與前同，此等瑣節，與謝上表異，於其人之進退、休戚無關，且永不隸嶺南，更非巡察、上謁所至，幕縱無材，亦未必千里外干人爲之，注家以爲元和六七年代鄭絪作，余則謂題目苟不誤者，斷非柳文。

陳蘭森寰宇記補闕永州祁陽縣云，「浯溪在縣南五里，水清石峻，流入湘江，柳宗元有記」，余求諸河東集，未見其文，輿地紀勝五六亦不載，陳氏殆誤記元結

浯溪銘也。

南鎭碑及碣記

全文六一三羊士諤南鎭永興公祠堂碑，「貞元九年，夏四月，連率安定皇甫公以前月丁酉詔旨，奉玄玉制幣，禱於靈壇」，貞元九年當癸酉。同書六一六孟簡建南鎭碣記則云，「太山諫卿……由進士尉陽羨，安邑(定)公愛其道直，延爲從事，是時鄙夫次受辟書，故得與諫卿遊處最密，常記其撰南鎭碣，彩章輝煥，物象飛動，當貞元之丁丑也，迨元和甲午，……求當時之碣，則未樹立，因訪太山之故吏，乃得舊本，爰徵樂石，磨琢鐫刻，流芳自此」，丁丑是貞元十三年。羊碑既爲孟氏刻建，文中所紀貞元九年，孟應見之，而記乃曰丁丑，丁丑爲皇甫政任浙東之末年，則意羊文非九年當年作，而追作於皇甫任之末，故石未之立，兩文初不相觸也。（集古目四、會稽山神祠堂碣，羊士諤撰，無刻石年月）。

韓愈初貶之詞

太平廣記四九七引嘉話錄云，「韓愈初貶之制，舍人席夔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此事韓子年譜未採，初貶何官，原文復失敍。余按終愈一生可稱貶官者凡三事：

(一)貞元十九年冬貶陽山令；據全文六三一呂溫祭座主文，貞元二十年作，（原訛十年，余已別有證明）。下稱渭南縣尉席夔，則並非指此次甚明。

(二)元和十四年春貶潮州刺史；據全詩七函四册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云，「去夏徵之瘧，今春席入殂」，原注，「今春聞席入歿，久與還往，能無慟哭」，全詩又注云，「元稹集和此詩注內、本題末尙有兼投弔席入舍人七字」，余考定白詩爲十二年作，正與韓集、樊譜註謂席卒十二年者合。韓集黠鬬二乃云，「及公貶潮而夔猶在右掖，公之謫詞，卽夔所草」，則不知其時夔之墓草已宿矣。

(三)元和七年春自職方員外郎復爲國子博士；按國博正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以階言之，原不爲貶。唯唐人重尙書省，博士閒職，況韓本自此官改都官員外，歷河南令職方員外，今復還充，就唐代仕進觀之，自應謂之曰貶。元和姓纂

修於元和七年，其書已稱夔中書舍人，此次貶制或得爲夔之詞，但曰初貶，則仍有未合也。

開忠二州牧

昌黎集二送靈師詩，「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集注云，「魏道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居易也，二公出守在元和末，此詩作於貞元二十年間，考其時，非也」。韓集點勘一云，「按開牧未詳，忠牧蓋謂李吉甫也，吉甫以貞元中自郎署左官於外，及在忠州，又六年不遷，故曰失職，是詩作於貞元二十年，而二牧之贈僧詩，則又在前，觀下昨者句可知矣」，陳氏以忠牧爲李吉甫，是也。

開牧爲誰？余曰，唐次是。全詩五函八權德輿有唐開州文編遠寄新賦詩。舊書一九〇下唐次傳，「貞元初，歷侍御史，竇參深重之，轉禮部員外郎，八年，參貶官，次坐出爲開州刺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全文四八七、權德輿駕部員外郎舉朝散郎使持節開州諸軍事開州刺史賜緋魚袋唐次自代狀稱，「常任起居郎、禮部員外郎，出守四年，日新其道」，十一年所上也。同書四九四、同人開州刺史新宅記，「貞元八年四月，北海唐侯文編承詔爲郡，……時十三年冬十月，文編居部之六歲也」，文編、次字。又四九〇、同人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八年夏，佩盛山印綬，……十九年冬，既受代，轉遷於夔，……理盛山十二年，其屬詩多矣」，次之刺開，自貞元八年夏至十九冬，故贈詩者必次也。

刺史鄒君

昌黎集二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詩，注云，「鄒君逸其名。亭故相齊映所作，故曰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中丞楊公憑奏黜之，遂用鄒公，其曰中丞黜凶邪，指此意也。公永貞元年七月初，自陽山量移江陵，道衡山，詩所以作。此亭在衡州負郭，今之石鼓頭卽其地也」。余按元和姓纂鄒姓，「開元中有象先，……象先生儒立，衡州刺史」，據唐詩紀事二二，象先爲蕭穎士同年生，卽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時代相當，此刺史應卽儒立，鄒姓著者不多，況復同爲衡州刺史也。儒立、貞元四年賢良方正科及第，見會要七六；江州集四有送雲陽鄒

儒立少府侍奉還京師詩，意貞元初作；十四年，官殿中侍御史，見會要六二；鄭淮墓誌，十七年立，撰人結銜曰殿中侍御史武功縣令鄒儒立，見芒洛遺文續編補遺，四五年間，自京縣令擢升刺史，固常事也。

禮部郎中韓雲卿

昌黎集一三注云，「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又三五注云，「次雲卿，禮部侍郎」；余按元和姓纂，「禮部郎中韓雲卿」，（新表七三上同）昌黎集三五韓氏誌，「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李文公集一五韋氏誌，「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卿」，平蠻頌，大歷十二年立，雲卿撰文，結銜□□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柱國，（金石續編八）又舜廟碑，建中元年立，亦殘存郎中字，（同上九）則明明是郎中，非侍郎矣。李誌又言，「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確非曾任侍郎者之語。新表七三上以雲卿爲桓王五世孫，與皇甫湜文公神道碑及墓誌同，與文公集異，六世者連本身計之也。

文公集一一韓愈行狀，曾祖泰祖濬素，全文六三九同；持正集六作叡素，新表及全文六八七同。

及此年洎洋州許使君

昌黎集二一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篇目侍講或作侍御者誤，處厚以元和十五年充侍講學士，可證也。據集注，「韓以長慶二年作序」，又舊紀一六，處厚長慶二年，四月癸未，改中書舍人，居易同年七月，出除杭州，則此序似當作於二年五六月間。

集注又云，「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稹，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居易，……」韓集點勘三云。「按許康佐歷官，具見唐史本傳，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非康佐，與以嚴謨爲嚴武同」，陳氏之辨誠是也。余按許季同附見其兄孟容傳，（新書一六二）官歷頗略，唯元氏長慶集四八授吉皎京兆府渭南縣令制云，「今京兆尹季同以皎有幹蠱之稱，流聞於西，遂陳換縣之求」。季同、許

季同也。但據舊紀一六，長慶元年，十月壬午，以稹爲工部侍郎，罷學士，卽不復掌制，則季同官京尹，應在其前。而舊紀又載同年三月，戊午，以兵部侍郎柳公綽爲京兆尹，十月，甲申，以京兆尹柳公綽爲吏部侍郎，己丑，以祕書監許季同爲華州刺史，二年八月，丁丑，以前東都留守李絳爲華州刺史，十月己卯，以前華州刺史許季同爲工部侍郎，白氏長慶集三二有大理卿許季同授祕書監制，是季同祕書監之前官爲大理卿。復次、舊書一七一李渤傳，「穆宗卽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皐、韋道沖、韋正牧，皆以犯贓，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是元和十五年底，季同已官大理卿，元稹制所稱京兆尹季同，斷爲十五年五月稹自祠部郎中知制誥（通鑑二四一）後不久之事，其姓雖合乎詩序，而其任官時期，則前差一年餘也。

繼細讀詩序下文云，「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據注所考證，李使君卽景儉，溫司馬卽造，絕無疑義。然考舊紀一六，長慶元年，八月庚寅，以建州刺史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同年十二月，丁卯，貶諫議大夫李景儉爲楚州刺史，戊寅，貶起居舍人溫造朗州刺史，則二年時景儉、造均已外貶，不得云皆集闕下也。景儉、造既外貶而韓序猶記其前官，循斯例也，亦許許季同既去京兆而韓序仍記其前官矣，是洋州許使君者非他，季同也。全文六一六、孟簡建南鎮碣記，「太山諫卿……出爲巴州刺史，……理行居最，再移資州，如巴之政，今復爲洋州，……十年十月十日建」，據郎官考一一，太山諫卿卽羊士諤，是十年十月前士諤已官洋州刺史，又嚴州重修圖經一，羊士諤、元和十二年三月五日自洋州刺史拜，是十二年三月後士諤方去洋州，季同官洋州，斷在其後。全文六〇五劉禹錫韋處厚集序云，「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則季同亦處厚之舅也。

或者曰，舊紀一六、長慶二年，「五月辛卯朔，以德州刺史李景儉爲諫議大夫」，然則如子所說，二年五六月間，許景儉復回闕下也。余按岑刊校記八，「沈氏炳震云，案景儉、元年十二月貶楚州刺史，未嘗爲德州，又案景儉傳，景儉初貶漳州，元稹爲相，改楚州，諫官論之，稹懼物議，追還，授少府少監，未嘗爲諫議大夫，疑非是。張氏宗泰云，……當卽上（年）八月甲（勉按甲誤，當作庚）。寅

下誤書之錯簡，而又誤建州爲德州也」。由是觀之，景儉再入，並不爲大諫。不得以舊紀訛文爲解也。

抑景儉二年得居朝矣，而溫造又如何。舊書一六五本傳云，「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爲朗州刺史，……居四年，召拜侍御史」，則造二年明明不在闕下矣。

更有黔府嚴中丞者，諸本作嚴中丞武，集注云，「今考嚴謂嚴謇，時爲祕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又云，「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謇爲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爲祕書(監)卒」。余按白氏長慶集三四中書制誥云，「朝議大夫、前守祕書監、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嚴謨，嘗守商、洛，刺黔、巫，……可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謨、謇字之異體，卽集注所謂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者也。嚴武與杜甫同時，其人已早卒，誤不待辨。謇爲士良子，見元和姓纂，舊紀一六、長慶二年四月，「丁亥，以祕書監嚴謇爲桂管觀察使」，昌黎集一〇、送桂州嚴大夫詩，孫注引舊紀，正作嚴謨，今本特訛謇爲譽，集注謂謇卒祕監者誤，然則謇之出除，甫在處厚改舍人之後四日也。唐制，祕書監止一員，依前引舊紀季同自祕監改官華州之條，又知謇蓋繼季同而任者。

循上所條辨，得結論兩點，卽二年四月癸未處厚改中書舍人後，

(一)和詩者六人，非其時同集闕下。

(二)和詩者六人，其見官不盡同詩序所列舉。

依此以求之，詩序之意，猶云此一兩年間，和詩者六人皆嘗復爲京朝官，來會闕下耳。「及此年」、閣本作明年，杭本作時年，朱熹考異已辨之，然「及此」兩字，「明」或「時」各祇一字，不能恰相當，余意「及此」或「比」之訛衍，比、此形肖，旣訛「此」而復衍「及」也。果若是，則不特與閣、杭兩本作一字者相當，且示六人係後先——非同時——來集，與上舉(一)(二)兩結論毫無衝突，用書拙見，以正於世之精研韓文者。

或又曰，知制誥得稱中書舍人，子嘗有所徵證，今據重修學士壁記，處厚元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卽自戶部郎中知制誥充侍講學士，此序得勿作於長慶元年

乎？余曰，元稹以二年二月十九日辛巳始入相，序明云通州元司馬爲宰相，卽使知誥者得稱舍人，此序之作，仍不能上推至二月底已上；於前舉(一)(二)兩結論之衝突，仍無以解圍也，且由是益覺余謂「及此年」應作「比年」之可信。

困學紀聞注一八引何焯云，「張文昌集中有十二詩，其和又在作序之後」，殊不知序中所舉，乃旣外貶而復內用之人，張籍未外貶，當不列。何未明韓文用意，遽持此以斷張和在後，殊無據。

李觀疑年

李觀卒年，各疑年錄及歷代名人年譜均未確著，昌黎集二四李元賓誌，「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弘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韓文簡鍊，讀者易誤解，以余釋之，三年登上第，卽觀舉進士後三年——二十七歲——乃登第也。同集三六瘞硯文，「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旣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繹其意，亦似來京之四年登第者。考撫言一，「貞元八年，歐陽詹第三人，李觀第五人，」又唐詩紀事四〇，貞元八年，觀舉博學弘詞，然則貞元八年，觀年二十七，其卒應在貞元十年矣。

韓譜三、貞元九年下附考云，「按科第錄，是年博學弘詞試太淸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應者三十二人，中選者李觀、裴度、陸復禮也」，登科記考一三貞元九年下云，「按李、裴、陸三人，已於去年登弘詞，洪氏誤載」，又同書八年博學弘詞科下云，「按文苑英華有鈞天樂賦，……裴度、陸復禮、李觀皆有賦，爲弘詞試題無疑」，按八九兩年弘詞試題不同，今李、裴、陸三人之文具存，附考以觀等爲中九年弘詞，自是誤；記至附考之撰人，實是莆田方崧卿，（據陳景雲韓譜跋）各條間嘗指證洪與祖之誤，可知必非洪作，徐松責其過於洪氏，亦失考也。

附考九年下又云，「公與崔虞部書，謂三人之中，二人者華實兼者也，畢竟得之，而又升焉，一人華與實違者，畢竟退之，豈固退公而收陸耶」，按陸復禮舉八年弘詞，非九年弘詞，具如前論，昌黎集一四有顏子不貳過論，則固應九年弘詞者，且(據登科記考一三)八年弘詞考官爲裴垍，及第最少四人，(據洪氏韓譜)九年

弘詞考官爲崔虞部，及第祇二人，事實迥異，安能混作一年之事。

次之，「又一年」三字應一逗，猶云越過一年無事也，與下「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句不相連，非謂又一年卽年二十九也。書錄解題一六云，「觀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明年試博學弘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貳過論，其年所試文也，又一年，觀年二十九卒」，按觀非舉九年弘詞，前已申辨且元賓誌中並無明年字樣也，陳氏於又一年下不作一逗，故誤以爲卽二十九歲之年；然循其意推之，亦謂觀卒貞元十年矣。

昌黎集一重雲李觀疾贈之詩，注云，「觀字元賓，隴西人，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使「又一年」不作一逗，安從得其死於十年耶。今文苑英華載張復元、李絳太清宮觀紫極舞賦各一首，（參登科記考一三）當卽韓愈所謂華實兼之兩人，方氏以爲退韓收陸，匪徒悖乎事實，直未能通韓文之意矣。因事與觀舉弘詞相連，故幷正之。

續疑年錄一李觀下注稱，「韓昌黎撰墓誌云，二十四舉進士」，涉於此節，易滋誤會，按「舉進士」者或祇應試之謂，非必登第之謂，故唐人常言舉進士不第，韓愈諱辨有「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皇甫湜答李生書、有「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之語，若誤以二十四爲觀進士及第之年，則相差數載矣，是知引文中萬不可略去「三年登上第」一句。

昌黎集二四注云，「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疑立石在葬後，固主十年之說也。近世所出李觀墓銘，陸增祥金石祛僞以爲據韓集別本爲之，說確不錯，李文公集七與陸傪書，「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唐摭言五引文同，今僞石作「年三十九，客死於京師」，斷斷不合；又宋人所見石本，首有撰書人姓名，末有建立年月，今均無之，是爲近世僞作無疑，此說陸氏未之及，亦祛僞之一助也。

觀卒貞元十年，觀之遺文有可旁證者，如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云，「六年冬，皇帝郊昊天，……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是年十一月，某赴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袁生引廳前軒，如翬斯飛，植竹新欄，如鳳斯食，乃白府公留爲記，……記之年月，在乎記中」，（全文五三四）則觀過常州而爲作記，非飛緘委撰之文

也。考舊紀一三，貞元六年「十一月庚午，日南至，上親祀昊天上帝於郊丘」，記之六年，明是貞元，若曰大歷六年，觀極其量不過六七歲耳。由是知貞元九年十一月，觀方在蘇、常道中，蓋觀既獲雋，東還省覲，至是復來京師也，此得於其報弟兌書（全文五三三）覘之。然非僅此孤證也，其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又云，「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爲觀察判官，……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從姪觀拜命而書，愧爲公羞，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考舊紀一二，貞元三年八月，「壬申，以給事中王緯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浙訛江，據唐方鎮年表五校正）。自三年至九年，爲薇任之七年，王公，王緯也。由是又知貞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觀尙滯在浙西。夫私人行旅，由浙西至長安，總非月餘不能達，墓銘固謂觀卒京師，以程時計，其必遲入十年，毫無疑義矣。

近人撰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稱觀年二十九，生肅宗乾元、上元間云云，按乾元之末，當西元七五九，上元之初，當西元七六〇，今試由上元初起數二十九年，爲西元七八八，卽德宗貞元四年也，是觀卒乃在登第（貞元八年）前四年，其誤殊不待辨。

馬燧之冢婦

昌黎集二八馬暢妻扶風郡夫人誌，「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尙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韓集點勘四云，「按侍中二子，少府其次也，則盧夫人乃介婦，今云冢婦，未詳。或疑少府是嫡子，故云爾，然以公少府兄行狀考之，蓋同母，無嫡庶之異也」。余按或說是，陳之辨非也。今請先舉集三七之馬彙行狀言之，行狀云，「司空生燧，爲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長子非必嫡出，則彙、暢無同母之確證者一。行狀又云，「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己生」，愛庶出與嫡出如己生，同是繼母令德，則彙、暢無同母之確證者又一。陳氏以爲據行狀無嫡庶之

異，余則以爲據行狀無同母之證也。若盧夫人是冢婦，則可於本誌兩徵之，誌曰，「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尙書之夫人」，西平、北平之訛，於行狀及唐史見之；夫北平郡王，燧之封爵，而暢襲之，舊制襲爵率以嫡，彙長子而不襲，暢爲嫡子，卽盧爲冢婦之證一也。誌又曰，「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冢婦承宗廟之事，盧爲冢婦之證二也。誌有暢爲嫡子之證，斯誌無彙、暢同母之文，益可以反映而見矣。

羅池廟碑作年

集古錄目，「唐羅池神廟碑，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沈傳師書，……碑以長慶元年正月立」，韓子年譜云，「按長慶元年正月，公尙爲祭酒，二年九月，始爲吏部，歐陽公云，據建碑時，公未爲吏部，碑云，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二（二乃四之訛，黃本驥引歐陽集本作後三年，亦不合）年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其云元年，蓋傳摹者誤刻之耳」，昌黎集三一注云，「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亦未爲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涉於此種辨難，應分兩節討論之。

(一)沈傳師遷中書舍人，據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係長慶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年二月，出守本官判史館事，（參拙著學士壁記斠補）非二年二月始爲中書舍人也，故元年正月，沈雖未陟此官，然以爲二年始任，集注亦誤。

(二)羅池廟碑不得爲長慶元年或二年作，更不得爲三年以後作，卽可於韓文本身決之，文云：

「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月景辰，廟成，……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

集注於「三年孟秋辛卯」句注云，「長慶三年也」，是以此碑爲四年所作也，大妄。夷考辛卯後二十五日爲丙辰，丙辰後三十五日爲辛卯，故一月內同見辛卯、丙辰者，必辛卯在先，此定例也；今長慶元年七月乙未朔，三年七月癸丑朔，四年

七月戊申朔，月內皆祇有丙辰，無辛卯，唯二年七月己丑朔，（據朔閏考三）辛卯爲三日，丙辰爲二十八日，然則「三年孟秋辛卯」者，承前「後三年」之省，非長慶三年也，前文未著年號，焉得遽以長慶實之。二年之明春，卽長慶三年，本文自可決，固不必斷斷於官位矣。粵雅本柳譜引韓文作「後二年爲廟祀我」，「二」字亦訛。

韓愈河南河陽人

韓愈爲某地人，後世論者紛紛，其痼非隔靴搔癢，卽糾纏不清。質言之，則唐世習稱郡望，弗重里居，迨五代離亂，人口播遷，郡望之別就湮，占籍之邦是舉，由是李姓者唯號隴西，王姓者祇知太原，俗與世移，本不足怪，奈攻學之士，昧於掌故，徒抱現代之觀感，尙論古代之民風，弊遂至於格格不相入，學之與用，判然兩途，非廓清而溝通之，終無以致學術於光明，且徒耗學子之腦汁也。

唐人習稱郡望，就舊新唐書列傳及近代出土碑誌中，俯拾卽是，不勞枚舉，試推原其風尙，厥故計有兩端：

(一)張、劉、王、李，其生甚繁，單舉姓氏以爲稱，未識系屬之同異，郡望、卽別宗派之一法也。然歷傳愈久，支裔愈多，則舊望之中，又生新望，舊望識遠祖，新望識近祖，所以救其窮也。例如姓纂韓姓，「南陽堵（陽）縣，頵當玄孫震，避王莽亂，因居之，魏司徒甫陽恭侯暨，六代孫延之」，南陽者舊望也。又云，「昌黎棘城縣，晉員外韓安之，生潛、恬，後魏書云，並延之族弟」，依上所記，延之出南陽，則延之之族弟安之，亦當出南陽，是昌黎者新望也。從嚴義而言，舊望之子孫，不能稱新望，新望之子孫，得稱其舊望；易言之，卽人得舉其近祖，亦得舉其遠祖也。

(二)元魏已來，崔、盧、李、鄭，山東甲族，太宗崛起，雖嘗有意掃蕩（舊書六五）而門戶之見，卒莫剗除，同一姓也，分望常多，舉其著，則目爲故家，舉其不著，則視同寒畯，唐人游宦，往往隨地占居，（例如愈叔紳卿之子岌，因官毓而家之，見昌黎集三五）。然必舉其望而不舉其居者，固以別宗支，尤以顯門閥也。勢利之見，賢哲不免，流風所及，有本非著望而冒用其稱者，後世郡望之統一，亦

濫觴於是。

上說既明，則知郡望與里居，兩者不容混視，歷史愈久，里居與郡望，更常不相同。姓纂云，「潁川長社縣，漢御史大夫韓安國與稜，並潁川人」，又云，「陳留、本潁川人，稜後，徙陳留，唐禮部郎中韓雲卿，弟紳卿，京兆司錄，兄子會、愈」，依此，則愈之舊望，應曰潁川，新望應曰陳留，而顧稱南陽或昌黎者何哉？唐初宰相，南陽有韓瑗，迄乎中葉，昌黎爲盛，(可參姓纂)正所謂門閥之見，賢哲不免，依附稱謂，初不必爲愈諱矣。例如宋思禮之望本江夏安陸，（姓纂）而駱賓王靈泉頌則曰廣平宋思禮，廣平，宋之名望也。又如趙元亮之先，本居河間而後遷汲，（伯玉集五）而姓纂則謂徙自天水，天水，亦趙之名望也。張說越認范陽，王縉越認琅邪，宰相猶不免俗，況其他哉。（參拙著貞石證史王顏所說太原王氏條）

後之論愈著籍者，入主出奴，各自鳴是，其蔽則可一言以括之，卽據郡望以求里居，說終無當而已。郡望既廢，後世科舉嚴於戶籍，有影冒者，舉起排之，於唐則不然。唐摭言二云，「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唯盧弘正尙書獨詣華請試，……弘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據史、弘正河中人也，植、扶風人也，而應試於華，可見古今俗習不同，據近習以糾古風，遂相鑿枘，李白仲卿武昌去思碑云，南陽人，李翺愈行狀云，昌黎人，皆假著望以爲稱，於唐文不乏其例。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一曰河內修武，卽晉啓南陽者是，但郡望托始於秦、漢之設郡，古地南陽，與郡望無關。二曰南陽堵陽，卽韓騫所徙者是，南陽郡在唐爲鄧州，故新書以爲鄧州南陽人，然唐鄧州無南陽縣，以唐之州稱，冠於古之郡望，其辭實不可通，若謂將古郡翻唐州，亦祇可題鄧州人而已。況漢南陽郡之堵陽縣，在唐乃均州地，卽使古地今翻，鄧亦不合。或者因女拏壙銘，「歸女拏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昌黎集三五)河陽亦古河內地，遂以愈爲河內南陽人，（見洪興祖韓譜）則未知南陽是郡望，指漢郡言之，與古地之晉啓南陽，如風馬牛弗涉；河內郡，南陽亦郡，兩郡貫言，尤缺輿地之識。洪興祖作韓譜，辨河內南陽之非，允矣。然仍謂李白以爲南陽人者是，新史近之，則猶未辨郡望、里居之有別。方崧卿韓譜增考、引董逌說，以爲騫乃韓瑗、韓休之祖，

而愈自出於尋、稜，蓋本於元和姓纂與新書世系表。其論南陽則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愈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拏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愈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愈爲河內之南陽人；（方氏此段，據朱熹校韓集傳所節引，今刻韓文類譜，已佚其文，孟縣志引作朱熹創說，誤也）。所說河內南陽，猶是祖述洪興祖所引之或說，非方氏新得，牽率春秋之南陽，以傅合漢之南陽郡，尤昧於古地與郡望，涇渭攸分也。朱熹校韓集傳云，「……而中間嘗徙陳留，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鴈之系矣，……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類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釋愈稱昌黎之故，見誠獨到，惜固執南陽爲河內修武，則視新書、洪譜，曾無百步五十步之分也。

書錄解題一六云，「南陽者唐東都之河陽，春秋傳晉於是始啓南陽者也，新書以爲鄧州，非是」。殊不知河陽唐之縣，愈里居也，南陽漢之郡，愈之郡望也，春秋南陽，晉之地也，爲義各異，地復鼎立，乃合而同之，新書鄧州雖誤，不幾愈於振孫之妄爲牽比乎。

授堂文鈔三與朱少白書，「考異以李白作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李碑但謂南陽，則先生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即於左氏傳所謂晉啓南陽者相符。而新書承襲之故，尙不在此；唐說部、韓若雲有韓仙傳，蓋爲韓會而作，自著其族居，已云仲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濟家於鄧州之南陽，新史好叢稗野異聞，固沿此而因以致誤與」。謂新書亦本說部，或可信，若以晉啓南陽傅會於河陽，則仍不脫宋人之窠臼。

孟縣志云，「右韓昶自爲墓誌銘，……按縣牘略云，誌石於前明萬歷年間，自孟縣北二十里蘇村即古尹村韓王墟前出土，當時韓文公裔孫得之，藏於家。至於國朝雍正四年，河南巡撫田文鏡以孟縣即古河陽地，爲韓文公故里，因飭府縣查取後裔入告，請襲五經博士，其時裔孫韓法祖以其七代以下宗圖呈閱，幷稱戶編儒籍，世耕祀田，官支祭麥，更有家藏別駕此誌石刻可據，經田撫核實題奏，後經部議以

引例失當，未得准行。至乾隆元年，文公裔孫韓法祖再行呈請，……欽賜世襲五經博士。是以後人作修武志者，皆載韓文公爲修武人，與作昌黎縣志者，據舊書載公爲昌黎人，其說皆堅持而不下，而不意千載之下，此誌迺出於孟縣尹村韓氏祖塋之前，因以知韓公所謂往河陽省墳墓者確在此地，而公之爲唐河陽縣人今孟縣地，灼然無疑」，據石刻以定愈之里居，可使爭議者無置喙餘地，顧於舊說致誤之因，與夫非理之惑，咸未能疏決淨盡，夫是以續爲之辨也。

全文六八七皇甫湜所爲愈墓誌曰，「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愈貫河南河陽，初不待昶誌之出而後明。又昌黎集二八息國夫人墓誌云，「葬河南河陽，……將葬，戩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葬河陽而與愈爲鄰，愈爲河陽人，已一語道破，無事深求，惜考證者之必生枝論也。

元稹世系

元稹所爲仲兄墓誌銘云，「有魏昭成皇帝十一代而生我隋朝兵部尚書府君諱某，後五代而生我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府君諱某，君卽府君之第二子也」，（長慶集五七）據姓纂，兵尚卽元巖，比部郎中者稹之父寬也，依此而計，則昭成至稹十七世。舊書一六六稹傳云，「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與集迥異，豈舊傳誤以十一代爲昭成至稹世數，故有此書法歟；抑舊書多訛錯，今本十字之下，有脫文歟。白居易元稹墓誌云，「公卽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與稹仲兄誌相差兩代，卽謂稹兄誌連本身計，亦與稹誌相差一代，元、白膠膝，不應如是其失考也。又據姓纂，昭成生力眞，力眞生勃，勃玄孫禎，禎生巖，巖生琳，琳生義端，義端生延景，延景生悱，悱生寬，寬生稹，連本身計，則爲昭成十四代孫，否者十三代，是與稹誌亦最少相差一代也。復考新表七五下，什翼犍生力眞，力眞生意勃，（卽姓纂之勃）五世孫禎，禎生巖，巖生弘，弘生義端，義端生延景，延景生悱，悱生寬，寬生稹，如新表之五世不連本身，稹誌之十五代連本身，則新表尙與稹誌合；顧新表此段世系，顯合姓纂、白集而編成，保無削足適屨之舉，（此弊已於拙著姓纂校記指出）。吾人不能据新表以證白集稹誌之必合也。

然則上數說中，何說爲可信耶，曰姓纂可信。於何徵之，曰卽自元集徵之。

長慶集五三故京兆府鹽屋縣尉元君墓誌銘云，「唐鹽屋縣尉諱某，字某，姓元氏，於有魏昭成皇帝爲十四世孫，曾曰尚食奉御某，祖曰綿州長史贈太子賓客某，父曰都官郎中岳州刺史某」，此元某者失其名，勘諸姓纂，尚食奉御，延祚也，綿州長史，平叔也，都官郎中，持也，延祚於延景爲諸昆，是鹽屋尉元某，卽稹之三從兄弟也。墓誌銘末又云，「是月二十一日，猶子晦跪于予曰，某日孤子震裹祔事，請銘於季父，由是銘」，鹽屋尉之子若姪，稱稹爲季父，尤可證也。循是言之，稹應爲昭成十四世孫，連本身計之；若稹兄誌十七世，稹誌十五世，舊稹傳十世，均誤也。稹爲十四世，斯巖爲八世，無論如何，稹兄誌所云昭成十一代而生巖者，其中必有舛誤。

或曰，長慶集五七唐故建州浦（或誤蒲）城縣尉元君墓誌銘云，「君諱某，字莫之有，魏昭成皇帝十七世而生某官某，君卽某官之次子也」，此浦城尉雖失其名，然與稹同祖昭成，又同時代，行輩當相近，今誌亦作十七世，則稹兄誌未必是誤也。余按稹兄誌「十一代而生」，暨浦城尉誌「十七世而生」，就文義言之，均應連本身計算，今設依姓纂勃玄孫禎，不依新表勃五世孫禎，則由始祖神元皇帝力微計至元巖，恰是十一葉，故余謂兩誌之昭成，當是神元之誤；非然者，浦城、鹽屋，同是親族，誌又出一手，何至三誌中世系自相矛盾耶。惟巖是十一葉，斯禎應爲勃玄孫，非五世孫，吾前謂新表有削足適屨者，此其是也。

浦城縣尉墓誌又云，「無何，宗姪義方觀察福建……又無何。宗姪觀察鄜坊」，十七世連本身計，則浦城尉某應十八世，義方是浦城尉姪，應十九世，茲試合魏書及元和姓纂所記義方世代，列爲一簡表觀之：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神元皇帝	沙漠汗	思皇帝弗	平文皇帝	昭成皇帝	獻明皇帝	道武皇帝	明元皇帝	太武皇帝	景穆太子晃	子推	恆芝	遐	澤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大智	光賓	詢倩	正	義方

由此表觀之，便見神元至義方，恰十九葉，若昭成則祇十五葉，誌文昭成是神元之誤，信而有徵矣。

元稹墓誌，「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按隋書六二巖傳「子弘嗣，仕歷給事

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是通守，非太守也。新表、巖生琳、弘，琳生義恭，弘、隋北平刺史，生義端，以義端父爲弘，與今姓纂異，蓋從白氏集也，余故曰，新表此節，殆合姓纂、白集而編製也。然隋制州曰刺史，郡曰太守，北平、郡也，而曰刺史，則又誤中之誤也。（參拙著隋書州郡牧守表七頁）元氏集不著其五代祖名，惟卷五九告贈皇祖皇妣文云，「降及兵部，爲隋巨人，抑揚直聲，扶衞衰俗，戶部績紹，傳于魏州」，兵部、巖也，魏州、義端也，戶部卽五代祖之歷官，今隋書敍弘歷官無戶部，職是故稹誌（新表同）之五代祖弘，是否可據，尙再待乎徵信也。

韋應物

左司韋應物，非劉禹錫舉以自代之韋應物，養新錄一二曾引各說辨之。考白氏集五九、寶歷元年七月二十日題吳郡詩石記云，「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房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客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又云，「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衞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詳味記文，白刺蘇州，韋卒已久，不然，韋苟生存，以白氏仰慕之深，詩興之健，寧不干前輩相爲唱和耶。白集同卷與劉蘇州書云，「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命曰劉白吳洛唱和集，自大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則劉刺蘇州，又在白氏題記後七年，上距應物，更四十六七年矣。夢得集二二蘇州舉韋中丞自代狀，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上，狀云，「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應物，……前件官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今領職雖重，本官尙輕」，使此韋應物卽前四十六七年曾守蘇州之詩人，劉狀不應絕不提及，何謂本官尙輕，是知前後兩應物，幷非同人，詩人未嘗登遐齡至百餘歲也。

答朱載言書

四庫全書李文公集提要云，「然觀與梁載言書，論文甚詳」，今馮氏刻本卷六

題稱「答朱載言書」，下注云，「一本作梁載言」，余按舊書一九〇中，梁載言以則天時出仕，中宗時爲懷州刺史，下去德宗世已八十年，載言之卒久矣，李書云，「而足下齒幼而位卑」，則尚是翺之後輩，梁字誤無疑。樊川集一八有朱載言除循州刺史制，稱前靈鹽節度掌書記、朝請郎、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朱載言，當卽其人。文粹八五又訛王載言，唯容齋隨筆七及全文六三五正作朱。

賈島貶年及其享齡

蘇絳唐故司倉參軍賈公（島）墓銘，「解褐責授遂州長江縣主簿，三年在任，卷不釋手。秩滿，遷普州司倉參軍。……會昌癸亥歲七月二十八日，終於郡官舍，春秋六十有五。嗚呼，殆未浹旬，轉授普州司戶參軍，榮命雖來，於我何有」，癸亥、會昌三年也。新書一七六島傳，「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五十六」，蓋本此誌，唯享年五十六，與汲古本長江集作六十五者，單十兩位，恰相倒置。全文七六三載此誌又作「春秋六十有四」。未得他證，難定其孰是也。

唐摭言一一云，「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稱島被貶於武宗時；又長江集首載唐宣宗皇帝賜賈島墨制，中有云，「可守劍南道遂州長江縣主簿」，末署大中八年九月七日，稱島被貶於宣宗時，均與誌異。宋紹興初王遠跋云，「右大中墨敕九十四字，舊刻石祠堂中，……蘇絳當時人，誌必不差，摘（摭）言載武宗時謫去，尤非也。然則大中恐是大和字，今不敢輒改，以俟知者辯之」。余按全唐詩九函四册島詩有送令狐綯相公、謝令狐綯相公賜衣九事、寄令狐綯相公、寄令狐綯相公等四首，皆注云，「一本無綯字」，汲古本有綯字。考令狐楚曾相憲宗，故稱相公，據舊書一七二本傳，「（大和）七年六月，入爲吏部尚書，仍檢校右僕射，……九年六月，轉太常卿，十月，守尚書左僕射」，僕射是東省，故其第四詩云，「一主長江印，三封東省書」，況上呈高官之詩文，於禮不署其名，顯後人妄添綯字耳。島又有觀冬設上東川楊尚書詩，第七句曰，「逐遷屬吏隨賓列」，依舊書一七六汝士傳，「開成元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

使，……四年九月，入爲吏部侍郎」，遂州歸東川轄，故島自稱逐遷屬吏，使島而謫於武、宣時者，焉得與汝士相值耶。是則王氏之疑，可以解矣。

唐制主簿比尉高一階，前引第二詩有云，「長江飛鳥外，主簿跨驢歸」，是島爲主簿，摭言稱長江尉，亦誤。

京尹十年十五人

白氏長慶集二贈友詩五首之四，「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政，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者，選次不遵巡，請君屈指數，十年十五人」，極言京尹之頻更也。嘗就唐代史獻求之，所謂十年者，似指元和元年至十年，茲試將當日京兆尹之移動，列表如次：

元年，二月，戊午，（據岑刊校記七改正）李鄘爲尚書右丞，鄭雲逵自金吾大將軍授。

五月，丁卯，鄭雲逵卒，辛未，韋武自兵部侍郎授。

閏六月，韋武卒，辛未，董叔經自祕書監授。

八月，癸未，董叔經卒，丙戌，李鄘自尚書右丞授。

二年，六月，辛巳，李鄘爲鳳翔節度，——？

三年春，——？鄭元自刑部尚書兼。

九月，鄭元復判度支，——？

四年，——？楊憑自刑部侍郎授。

七月，壬戌，楊憑貶臨賀尉，戊辰，許孟容自尚書右丞授。

五年，十月，戊辰朔，許孟容爲兵部侍郎，王播自御史中丞授。

六年，四月，庚午，王播爲刑部侍郎，元義方自福建觀察授。

七年，正月，辛未，元義方爲鄜坊觀察，李銛自司農卿授。

八年，十二月，庚辰朔，李銛爲鄜坊觀察，裴武自鄜坊觀察授。

十年，七月，乙未，裴武爲司農卿，李翛自司農卿授。

如此看來，自李鄘以至李翛，誠十年之間十五人矣。十五人中，已知十三，未知二，表內所採史料，除已見舊紀十四、十五兩卷外，有須附以說明者；如（一）鄭

雲達之卒，在元年五月，舊書一三七本傳作五年誤。（二）韋武之卒，紀未之書，呂衡州集六韋武碑稱凡七十日遇暴疾薨，然由紀之除授日觀之，實不足六十日也。（三）李鄘再任，以二年六月去，舊書一四六鄭元傳云，「三年春，遷刑部尚書兼京兆尹，九月，復判度支，依前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是二年六月已後，三年春已前，應尚有一人也。（四）鄭元既以三年九月去，而舊書同卷楊憑傳云，「入爲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元和四年，拜京兆尹」，則元三年已去之後，憑四年未拜之前，又尚有一人也。（五）舊紀、十一年十一月，（據沈本補）庚午，以京兆尹李翛爲浙西觀察，同書一六二翛傳，「召拜司農卿，遷京兆尹，十年，莊憲太后崩」。昌黎集三八進王用碑文狀云，「右京兆尹李翛，是王用親表」，翛或作修誤，據同集二七碑文，用、元和十一年七月八日壬申卒，十一月十一日壬申葬，集三八注又誤爲用卒八月，蓋未細讀碑文「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前一月壬申」之「前」字，且是歲八月甲午朔，月內無壬申也。翛固繼裴武後者。（六）舊紀、七年十二月，「戊戌，以京兆尹裴向爲同州防禦使」，似李銛中嘗停任，然考白氏集三八除裴向同州刺史制云，「京兆少尹裴向，……累守大郡，入亞天府，……左輔之重，泉膺其選」，明明是由少尹刺同州，今舊紀誤脫「少」字耳。（此非居易文，當別辨之）。（七）白氏長慶集三八有除李遜京兆尹制一篇，亦非居易作，（均辨見拙著白氏集僞文）今先就文論文，則制詞有云，「浙江東都（道訛）觀察使、御史中丞李遜、……可權知京兆尹」，據嘉泰會稽志，九年九月，遜自浙東追赴闕，然舊書一五五遜本傳乃云，「九年，入爲給事中」，新書一六二同，後雖一度除京兆尹，則約在十三年，且裴武之任，中間未停，故此僞文之權知京兆尹，似不可信。（八）英華九八七、韓愈祭張員外文稱，元和十年，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似季同或繼裴武之後而爲京尹；但考新書一六二季同傳，「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元和姓纂稱季同金部郎中，應是七年中修姓纂時見官，在再遷兵中之前，又季同以六年十二月停長安令，（元龜一五三）孟容以兵侍權知禮部貢舉，至七年二月十三日壬寅，自兵侍出爲河南尹，（舊紀一五及登科記考一八）距季同停官，不過月餘，未必已再遷

兵中，復改少尹，新傳所記時期，恐不盡實。余意季同之改少尹，當在八九年間，十年所官，仍是少尹，此如裴向本京兆少尹，而舊紀奪書爲京兆尹，（見前文）李建本京兆少尹，（據新書一六二）而舊傳奪書爲京兆尹耳。（見下文）（九）舊書一五五李建傳，「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與宰相韋貫之友善，貫之罷相，建亦出爲澧州刺史」，考貫之九年十二月相，十一年八月罷，似建於十，十一年間曾官京尹；但新書一六二建本傳則云，「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宰相有竄定詔藁者，亟請解職，除京兆少尹」，元氏長慶集五四李建誌，「換兵部郎中知制誥，丞相視草時激有竄益，遂不復出，樂爲少京兆」，白氏長慶集二四有唐善人墓碑亦云，「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是建官少尹，非尹也。抑京兆尹官從三品，試觀前文十餘人中，率自四品已上見官除授，最卑者爲中丞王播，亦正五品上，郎中祇從五品上，通制恐不得逕除京尹也，前條許季同亦同斯例。

十五人中，知其卒官者，鄭雲逵、韋武、董叔經三人，而皆在元年之內，居任僅五十餘至七十餘日，外此楊憑以坐贓貶，裴武以緩賊調，其餘更動之故，不復可知，最久任者首推李鋡，僅及二十三月，次裴武，不足二十一月（連閏）又次許孟容，餘十四月，他均未朞而去。

當日京兆難治，可於各傳得其髣髴；如舊書一五七李鄘傳，「元和初，以京師多盜，復選爲京兆尹，擒奸禁暴，威望甚著。一五四孟容傳，「四年，拜京兆尹，賜紫。神策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尅日命還之，日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縱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冤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鑒轂，合爲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一六四王播傳，「十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韈佩劍，往往盜發，難以禁姦，而播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京內按試鷹犬畋獵之具，

詔從之，自是姦盜弭息」。又新書一六三柳公綽傳，「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卽時榜死，帝（憲宗）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旣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舊書一六五同人傳，「長慶元年，罷使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鎭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十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卽供，驛馬旣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爲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爲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合觀各事，便曉然於京尹一職，大不易當，能者速去，不能者亦去；蓋輦轂之下，閹豎橫行，處事稍踈，動輒得咎，一也。強藩跋扈，姦諜潛滋，戕相毀陵，目無皇法，二也。治之太寬，人庶嗟怨，持之過峻，朝且責言，三也。九重之上，非不知更調過頻，難以爲治，然姦宄之作，巨室實主之，旣欲民吏乂安，又弗願開罪權倖，世寧有如是衝突之致治理論哉。白詩云，「誰能變此法，待君贊彌綸」，誠見乎安民之道，純由在上者出以決心，不爲權勢所動搖而已。昔人以杜甫爲詩史，白傳之詩，余謂無愧是名。

太宗十八舉義兵

新唐書糾謬四云，「今案虞世南傳敍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卽大位。且太宗以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起義兵，是歲丁丑，而太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云，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鴈門，詔書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案隋書紀、突厥以大業十一年圍煬帝於鴈門，是歲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則亦是生於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爲年五十三，則誤也」。葉酉考證云，「太宗紀年五十三，舊書作五十二，按太宗生於隋開皇十八年戊午，至是年己酉，乃五十二，當從舊書」。錢大昕考異四二云，「案唐會要、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別館，武德九年八月卽位，年二十七，貞觀二十三年

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翠微宮含風殿，年五十二」。趙紹祖新舊唐書互證一云，「案舊書太宗紀云，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竹汀先生何須引會要也。且會要祇云武德九年六月七日册爲皇太子，八月九日卽位，無年二十七之文，計太宗是時年二十九矣」。余按葉、錢兩家考證，於新書本紀與糾謬之誤因，論之尙嫌未徹。考新書七九、太宗同母弟玄霸，大業十年卒，年十六，則大業十一年應十七歲，太宗爲兄，何得尙年十六，此必新書本紀以大業十三年爲舉義，因退卻兩年爲十六也。舊書七二虞世南傳祇云，「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唯白氏集三新樂府七德舞云，「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淸，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卽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新傳之「年十八舉義兵」，殆與白詩同一本據。（貞觀政要一〇、「但朕年十八，便爲經綸王業」，又「但朕年十八便舉兵」）。今試就白詩求之，二十有四功業成者，卽武德四年擒充戮竇之歲也，二十有九卽帝位者，武德九年也，武德四年爲二十四，九年爲二十九，兩數相符，由是逆推，年十八應爲大業十一年，是歲煬帝被突厥圍於鴈門，卽舊紀二所云，「大業末，煬帝於鴈門爲突厥所圍，太宗應募救援」，是也。新紀不知應以大業十一爲舉義之年，而誤爲大業十三，故應募之年，縮少兩歲，吳氏弗察，又盲從其說以施計算，夫於是糾人謬者，其謬復爲人所糾矣。苟謂不然，以大業十三爲起義，則二十四歲當武德六年，是歲無大戰爭，不得曰平天下也；二十九歲當貞觀二年，太宗卽位已兩臘也。新紀不合，糾之誠是，無如吳氏持以糾人者仍謬也。

余今所未盡明者，太宗三十五歲，當貞觀六年，突厥先於四年被滅，白氏稱六年爲致太平，在歷史上殊無特徵，唯舊書二三禮儀志，「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又元龜三五，「（貞觀）六年，公卿百寮以天下太平，四夷賓服，詣闕請封禪者首尾相屬」，白詩其卽取意於是歟。

德宗妃韋氏

舊書五二云，「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考會要三，「妃祖濯，尙中宗女定安公主，官至衞慰少卿，父會昌中爲義王駙馬」，新書七七亦云，祖濯，尙定安

公主」，蓋舊書失考也。妃之父斷不能遲至會昌中爲義王駙馬，元和姓纂、「濯，駙馬太僕（卿），生會，贊善大夫」，知會乃妃父之名，會字下當有奪誤。義王、玄宗子，開元十三年封，會娶其女，則妃母或封縣主，今賢妃墓誌乃云，「母曰永穆公主」，（白氏長慶集二五全文六八〇同）其文必誤。永穆玄宗長女，會要六、新書八三均祇云降王繇，不合者一。倘公主必稱駙馬，而姓纂於會未之言，不合者二。誌有言，「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以由賢之義而已」，意因此而白氏不及細考歟。

李 瑟 或 李 遜

白氏集三九翰林制詔有答李遜等謝恩令附入屬籍表，又三八有除李遜京兆尹制，乍視之，必若同人，其實非然也。考舊紀一四、元和四年（據殿本考證）四月，「庚子，制故太尉西平郡王李晟宜編附屬籍」，此正居易翰林當制之時，今答詔有云，「卿先父頃逢多難，嘗立大功」，非晟固不足當之，晟碑有子「曰瑟，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萃編一〇八）瑟、古遜字，故新書八八之張長瑟，舊書五七作長遜，此李遜卽晟子瑟也。然依碑瑟非長子，以之領銜，或元和初內官居最高歟。京兆尹之李遜，舊書一五五、新書一六二有傳，未嘗沾編附之恩，且據傳，其父震祇雅州別駕，更不足勝「嘗立大功」之獎譽矣。（除京兆尹制是僞文，別於白氏長慶集之僞文篇論之）。

薛苹與薛平

白氏集四〇答薛苹賀生擒李錡表，苹、英華四六七作平，且注云，「集作苹非」，（全文六六五同作平）余按作苹固誤，然依此尙易尋其眞跡，作平則不特字訛，且別爲兩人矣。唐中有薛苹與薛平，其時代相當，苹、循吏也，舊書一八五下、新書一六四有傳。平、武夫也，舊書附見一二四其父嵩傳，新書附見一一一其曾祖仁貴傳。

舊苹傳不著朝代字樣，讀終篇而不知其何時人，新傳著「憲宗時奏最」一語，此卻新勝於舊之處，然舊紀中固見苹事數條：

（1）建中三年四月，長安令薛苹荷校乘車，於坊市搜索。（舊紀一二）

（2）永貞元年，十一月，（據沈本補）甲申，以虢州刺史薛苹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舊紀一四）

（3）元和五年，八月，乙亥，以浙東觀察使薛苹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同上）

（4）元和十四年，七月，己卯，左散騎常侍薛苹卒。（同上一五。苹之仕歷，可參全文四九七薛公先廟碑）。

復據唐方鎭年表引韓集石君墓誌注，「元和三年，正月，以薛苹爲浙東」，（今通行本無此注）李錡之平，在元和二年十一月，苹蓋從湖南任上表賀也。

或者曰，舊書「嵩子平，年十二爲磁州刺史，嵩卒，軍吏欲用河北故事，脅平知留後務」，又「宰相杜黃裳深器之」薦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黃裳知政，正元和初年，安知非平表賀者。余曰，今白集答詔下有與薛苹詔一篇云，「且清白之風，既自家而刑國」，依苹傳，彼固以清白聞；其後又有答薛苹謝授浙東觀察使表，苹萃字形甚相近，後之萃必苹之訛，吾是以決前之萃亦苹之訛也。（全文六六五此篇亦誤平）。

舊傳苹卒年七十四，實生天寶五載。舊紀一七下、平以大和六年正月卒，其父卒時（大歷八年）最少年十二，則約生寶應之元，輩後於苹，享年亦七十已上。

京兆府二十四縣

白氏長慶集四〇答京兆府二十四縣謝賑貸表，係六年二月作。余按元和郡縣志一、京兆府管縣十二，又十一；舊書三八、京兆府天寶領縣二十三，與元和志同；新書三七則領縣二十，因奉先、櫟陽、鹽屋三縣，唐末改屬他州也。已上三書，皆無二十四之數，唯新書同卷鳳翔府鄜縣下云，「大歷五年，權隸京兆」，亦不詳何時還隸，豈二十四縣卽兼鄜言之耶。然元和志修於元和八年二月，僅後於答表兩載，何於鄜縣下無一語及之，書以俟考。

或疑四字傳訛，是亦不然。舊紀一四、元和六年，二月癸巳，以京畿民貧，貸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全文六二憲宗賑恤百姓德音亦云，「京兆府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每縣萬石，其數均，故應是二十四縣也。

于明州

英華辨證九云，「白居易題于家公主舊宅詩，……髭鬚皓白向韶州，（韶、集，作明）。按于家公主，憲宗之女永昌公主，下嫁于頔之子季友，……居易所題舊宅在洛中，……其後有寄明州于尉馬使君詩，留滯三年在浙東，又有近海饒風、海味腥鹹之語，皆指明州也。檢唐史于頔傳，不書季友終於何官，而宰相世系表、季友絳宋等州刺史，不及明州，蓋省文也。今文苑乃作韶州，……誤指季友爲于琮，遂改作韶州，不可不辨」。余按皓、白集作雪，白前詩收白集六四，後詩收六五，皆大和三年居易分司東都後所作，今育王寺碑後記末，題「大和七年十二月一日明州刺史于季友記」，（萃編一〇八）時代正合，更足爲彭說之確證。萃編疑季友是否同人，平津續記言新表不載，則未知南宋人早經論定也。

河南換七尹

白氏長慶集六七有詩題曰，「自罷河南，已換七尹，每一入府，悵然舊遊，因宿內廳，偶題西壁，兼呈韋尹常侍，幷贈張處士、韋山人」，余按同集六二詠興五首序云，「七年四月，予罷河南府，歸履道第」，已換七尹者，大和七年四月已後事也，其詩約開成三年作。七尹姓名，具見舊紀，爲次列之：

(一)嚴休復　舊紀一七下、七年三月，「丙辰，（二十九日）以散騎常侍嚴休復爲河南尹」，四月，「壬子（沈本作壬午是，二十五日）。以河南尹白居易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此休復繼居易任也。同年十二月，「丁未，（二十五日）以河南尹嚴休復檢校禮部尚書、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棣觀察等使」，自始命至還，不足十月。（是歲閏七月）

(二)王質　舊紀、七年十二月，「戊申，（二十六日）以給事中王質權知河南尹」，八年九月，「辛酉，（十三日）以權知河南尹王質爲宣、歙觀察使」，自始除至還，僅八月有半。

(三)鄭澣　舊紀、八年九月，「癸亥，（十五日）以尚書吏部侍郎鄭澣爲河南尹」，開成元年，「夏四月，庚午朔，以河南尹鄭澣爲左丞」，自始除至召還，僅

逾年半。

(四)李紳　舊紀、元年四月，庚午朔，「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紳爲河南尹」。同年，「六月，戊戌朔，以河南尹李紳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自始除至遷，剛三月。（是歲閏五月）惟全詩八函一册紳拜三川守詩引云，「開成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蒙恩除河南尹，四月六日詔下洛陽」，月日與紀少乖。

(五)李珏　珏之除尹，不見舊紀，今元年六月下祇得記事一條，疑有缺文也。唯同年四月十日己卯下書，「以江州刺史李珏爲太子賓客分司」，同書一七三本傳，「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南尹」，又白氏集六六詩序，「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以人和歲稔，將禊於洛濱」，待價、珏字，則珏繼紳而任也。又舊紀、二年三月，「戊子，（二十五日）以河南尹李珏爲戶部侍郎」，在任約十月。復次白氏集六六有春盡日天津橋醉吟偶呈李尹侍郎及惜春贈李尹兩詩，考紳、珏俱曾爲侍郎，集中亦多與紳酬贈之詩，唯紳四月始授，六月卽去，所謂「春盡」、「惜春」，語非密貼，則未知爲紳抑爲珏作也。

(六)裴潾　舊紀、二年三月壬辰，(二十九日)「以兵部侍郎裴潾爲河南尹」，又文饒別集一〇潾題平泉山居詩後云，「開成二年，有，（全唐詩八函四册無此字，余按春字之訛）。潾自兵部侍郎除河南尹，乃於河南廨中自書於石，立於平泉之山居，開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河南尹裴潾題」。獨潾之內召，不見於紀，唯舊書一七一本傳云，「二年，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尋出爲河南尹，入爲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則繼潾者韋長也，在任不足十月。

(七)韋長　舊紀、三年正月，「丁丑，（十八日）以前荆南節度使韋長爲河南尹」四年七月，「壬寅，(二十三日)以河南尹韋長爲平盧軍節度使」自始除至遷，約十九月。（四年閏正月）前引白氏集呈韋尹常侍詩，卽長也。文饒別集一〇、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韋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寄詩以謝詩，亦當是長；若同卷之郊外卽事奉寄侍郎大尹詩，常侍、侍郎，所官不同，應別爲一人。（參拙著貞石證史贊皇公條）。

由是知韋長已前六人，任期逾一年者唯鄭澣，最短者莫如李紳，剛及三月，白氏之悵然，正有同乎京尹十年十五人（見前）之興歎矣。

同時六學士

新書四六，「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考異四四云，「按學士無定員，見於李肇翰林志，然舊唐書職官志稱；翰林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白居易詩有同時六學士之句，則非無定員也」。余按容齋續筆二云，「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也」，洪氏所言，若甚切實，顧核以史乘，則其妄有三：

杜元穎於元和十二年入充，參諸壁記，絕無疑議，對居易爲十年後輩，王涯、裴垍、李絳，均先乎居易，更無論矣。方元穎之入，上去涯、垍等出院，遠或十年，近者亦兩三年，（參下表）而謂元穎與涯、垍等同時，其妄一也。

白氏之詩，編入卷六十九，後一題爲閏九月九日獨飲，此會昌元年（是歲閏九月）之作也。舊書一六四李絳傳，絳曾留守東都者二，皆在長慶時；據舊紀一六，長慶元年十月壬申，以吏尚李絳爲東都留守，二年二月丁亥，裴度代之，三月甲寅，前東都留守李絳復拜舊官，七月乙卯（二十七日），陳楚代之，八月丁丑，以前東都留守李絳爲鎮國軍使，居易則於二年七月壬寅（十四日），自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白集四四杭刺謝上表有云，「去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屬汴路未通，取襄、漢路赴任」，徵特擁旄出守，未得自號漁翁，而東京道上，白、李庸有班荊之會乎，其妄二也。

依壁記，自元和二年十一月六日居易入院後，繼之者衞次公，以三年六月再入，錢徽八月入，韋弘景四年七月入，獨孤郁五年四月入，蕭俛六年四月入，此五人中位至宰輔者唯俛一人，詩人覓句，縱有時忽略事實，然謂同時六學士爲二年至六年事，直把衞、錢、韋、獨孤四公，置而不論，恐未必如是偏就詩鋒，其妄三也。

同時非指元和二年至六年，五相無元穎，留守非李絳，洪之解釋，既不貼切，

則同時者何時乎？居易初入院之時也。五相何人乎？李程、王涯、裴垍、李絳、崔羣也。留守相公者誰？李程是也。

涉於第一、第二解釋，唯壁記稱衞次公以元和三年正月出，似欠圓滿，余則謂三年實二年之訛，（說詳拙著重修學士壁記斠補）果如是，則二年十一月六日居易入院之日，前此在院者有李程、王涯、裴垍、李絳四學士，與居易同日入者崔羣學士，恰符六數。（參下表）稍遲而涯與垍三年四月出，程七月後出，員雖或合乎六，若相則非五矣。

涉於第三解釋者，新書一三一李程傳云，「武宗立，爲東都留守卒」，考舊紀一八上，會昌元年二月，「賜仇士良紀功碑，詔右僕射李程爲其文」，程之出爲留守，當在此後，固與白詩之編次相合。白氏集中、如卷六八雪朝乘興欲詣李司徒留守先以五韻戲之詩，又卷七一和李相公留守題漕上新橋六韻詩，皆爲程作也。舊書一六七本傳云，（開成）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以程卒山南東道，非是。

尙有附帶辨明者，舊書一六四李絳傳，「長慶元年，……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兗州刺史兗海節度觀察等使，三年，復爲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寶歷初，入爲尙書左僕射」，以舊紀觀之，三年蓋三月之訛也。新書一五二絳傳，「還兵部尙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歷初，拜尙書左僕射」，考絳於長慶三年代王涯爲東川，（吳氏方鎭表六）寶歷元年四月乙亥，自東川檢校司空入爲左僕射，（舊紀一七上）新傳置復爲留守於節度東川之後，大誤。舊傳復爲留守下、又奪去節度東川之文，大抵就加司空，係在東川任內也。至新傳之兵尙，與舊紀、舊傳作吏尙者亦小異。

三釋已明，斯可以進論學士之有無定員矣。白詩記元和，茲卽依翰林院故事、重修壁記暨余所補正，列爲元和學士表以覘之。

年分	入充	出院
元和已前留充者	衞次公　李程 張　聿　王涯 李吉甫　裴垍	

元和元年	……	……
二年	四月八日，李絳。 十一月六日，崔羣、白居易	正月，衞次公、張聿。 同月二十一日，李吉甫。
三年	六月二十五日，衞次公。 八月二十六日，錢徽。	四月十三日，王涯。 二十五日，裴垍。 七月二十三日後，李程。
四年	七月一日，韋弘景。	三月，衞次公。
五年	四月一日，獨孤郁。	九月，獨孤郁。
六年	四月十二日，蕭俛。	二月二十七日，李絳。 四月，白居易。
七年	……	……
八年	正月二十七日，劉從周。 十二月二十二日，獨孤郁。	十月二十三日，韋弘景。
九年	七月二十三日，徐晦。 二十五日，令孤楚。 十一月六日，郭求？	六月二十六日，崔羣。 十一月前，獨孤郁。 劉從周卒？
十年	是歲王涯？	十一月，錢徽。
十一年	八月十五日、張仲素、段文昌。	正月十四日，蕭俛。 十一月八日，郭求。 十二月十六日，王涯。
十二年	二月十三日，沈傳師、杜元穎。	二月十一日，徐晦。 八月四日，令孤楚。
十三年	七月十六日，李肇。	……
十四年	……	歲底？張仲素卒。
十五年	閏正月十三日，李德裕、 李紳、庾敬休。	閏正月八日，段文昌。

侍講學士或侍書學士，與翰林學士有別，故上表不闌入，依此，則元和十五年中，確知爲學士六員者，計有五個時期：

(甲)元和元年至二年正月已前。

(乙)二年十一月六日至三年四月十三日。

(丙)五年四月一日至同年九月前。

(丁)十一年八月十五日至同年十一月八日。

(戊)十五年閏正月十三日已後。

此外尙有兩個時期，如三年下半年李程之出，月日未詳，又八九年頃，劉從周卒於何時，郭求以何時入，尙未確知，不能算定員數，然雖是如此，要可斷言元和十五年中，學士有六員者不及五年；易言之，卽不及全期三分之一也，由是可見學士常設六員說之根本錯誤。再就居易切身言之，則(甲)期彼未入院，(丁)(戊)兩期彼已出院，相當者唯(乙)(丙)兩期，(丙)期六人爲李絳、崔羣、白居易、錢徽、韋弘景、獨孤郁，錢、韋、獨孤未嘗相，與五相不合，是知合者更祇有（乙）期之李程、王涯、裴垍、李絳、崔羣、白居易六人；易言之，卽居易初入院之時也。夫白詩同時六學士，固謂於時同事六人，語意甚明，竇牟嘗有元日嘉聞大禮寄四學士六舍人詩，（紀事三一）使如錢氏泥解「六」字，然則亦可謂學士定設四員乎。

學士有無定員，知之最悉者莫如當日之翰林學士，李肇翰林志之說，錢氏亦旣引之，然可徵者尙不止此也。韋執誼翰林院故事云，「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無定數」，又翰林志云，「元和十二（三之訛）年，肇自監察御史入，明年四月，改左補闕，依舊職守，中書舍人張仲素、祠部郎中知制誥段文昌、司勳員外郎杜元穎、司門員外郎沈傳師在焉」，前者早言無定額，後者數不過五，錢氏乃不之信而偏信舊志，偵矣。

抑錢旣援舊志，志之誤斯不可不辨。志云，「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尤擇名士，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爲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已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通鑑二一七天寶十三載下，胡氏卽本此爲注，（尤擇名士胡注作名曰），由其文觀之，是謂德宗時已有承旨之設也，考翰林志云，「元和已後、院長一人，別敕承旨」，元稹承旨學士院記云，「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旅次，班第以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卽大位，始令鄭公絪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舊志說承旨已誤，則六人云云，庸可恃爲信據。通鑑二一五大歷十三年下胡注，又謂學士無定員，雖與前注相違，究屬不誤，錢氏通鑑注辯正二乃糾之曰，「按此注云，學士無定員，而天寶十三載注又云，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

一人爲承旨，則非無定員矣，白居易詩亦有同時六學士之句」，夫有無定員，吾人可依重修壁記列表而知之，錢氏固嘗撰唐學士年表者，胡竟不擇言若是耶。復次大歷十三年胡注前段，係引翰林故事，末段則否，錢氏辯正，乃以爲引故事之詞，由未取本對勘也。

全文七八〇李商隱居易墓碑，「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爲相，獨白氏亡有」，其辭亦含混。

條流與條疏

會昌一品集一三條疏太原巳北邊備事宜狀，明本卷目條疏作條流，余嘗疑卷目之誤，（伐叛集編證一四五頁）今細詳之，兩者皆可通也。全文三一五李華與表弟盧復書，「弟爲華具條流相報也」，六二憲宗賑恤百姓德音，「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卽具作分數條流聞奏」，七六武宗條流百官俸料制，「特委中書門下條流」，八一宣宗答考功條陳敕，「考功所條流較考功事，頗爲詳悉」，禁嶺南貨賣男女敕，「仍先具條流聞奏」，平党項德音，「委長吏條流聞奏」，八三懿宗平徐州推恩制，「續議條流處分」，此條流字之常用者。

亦有作條疏者，如全文八一宣宗刺史交代敕，「條疏刺史交代」，停稅茶敕，「裴休條疏茶法事極精詳」，八二大中改元南郊赦文，「自會昌元年後赦文及諸色條疏，有不便於人者，委有司及外州府長吏條疏聞奏，……赦書有所不該者，所司具條疏聞奏」，皆是也。如謂條疏得爲條流之訛，則全文八二宣宗受尊號赦文又有云「復委本司各條流疏理聞奏」，是知條流、條疏，兩皆可通。

送相公十八丈鎮揚州詩

李衞公別集奉送相公十八丈鎮揚州詩，下署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詩云，「千騎風生大旆舒，春江重到武侯廬。共懸龜印銜新綬，同憶鱣庭訪舊居。取履橋邊啼鳥換，釣璜溪畔落（花）初。今來卻笑臨邛客，入蜀空馳使者車」。後又附淮南節度使王播酬西川尚書詩，就詩詞用字，如武侯廬、臨邛客、入蜀等觀之，似是有涉川西而作。唐語林四云，「王太尉播少貧，居瓜州寄食，……後鎮淮南，乃遊瓜州故

居，賦詩感舊，李衞公出在蜀關，而致和其詩以寄播」，紀事四五載此兩詩，亦云德裕與播和作。考舊紀一六、長慶二年三月戊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播充淮南節度使：於時德裕方官御史中丞，其年九月，出爲浙西觀察，非西川節使也。又據舊紀一七下、大和四年十月，德裕充西川節度，播已於是年正月先卒，非播所及見也。播出鎮淮南時，官西川節度者爲段文昌，先於長慶元年二月罷相外守，若謂詩是段作，不應言送，播詩亦不應曰酬西川衞書也。復考起爲播弟，元氏長慶集一六、白氏長慶集五均稱王十一起，則播不得爲十八丈。總之、語林所採故事多妄，紀事與別集殆皆據語林收編，此詩是否德裕作，又是否酬播而作，固大有疑問也。

姚合與李德裕及其系屬

新書一二四姚勗傳，「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讚，遂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按文饒別集八吾箴云，「戊辰歲，仲春月，戊申夜，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姚公偶坐，……余對曰，去歲居守東周，於公曾孫諫議某處，覩金石之刻」。（全文七一〇同）戊辰卽大中二年，時德裕方貶潮州司馬，姚公、元崇也，由新傳觀之，似曾孫諫議某者卽勗。

抑同集六有與姚諫議郃書三首，郃、全文七〇七作郃，郃、郃易混，郃又合之異體，（如召邵往往通用）如撰元英先生傳（卽方干）者孫郃，而全文八六五兩郃字均訛郃，又如方干所謁者錢塘太守姚合，而唐詩紀事六三作錢塘守姚公郃，依此詳之，姚諫議郃，姚武功合也。舊三書云，「伏蒙又賜口箴，不任感戴，東都日所惠本，留洛中，無人檢得」，則此之諫議，應卽吾箴中之諫議；易言之，卽吾箴中之曾孫諫議某爲姚合也。

或謂舊（九六）新（一二四）傳皆未言合官諫議，因以爲疑，則郡齋讀書志一八云，「右唐姚合也，崇曾孫，以詩聞，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舉進士，歷武功主簿，富平、萬年尉，寶應中，監察、殿中御史，戶部員外郎，出金、杭二州刺史，爲刑、戶二部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陝、虢觀察使，開成末終祕書監，世號姚武功云」，（金杭、唐詩紀事及毛晉跋姚少監詩誤荆杭，四庫提要一五一承之，按

荆州刺史早改江陵尹，且由荆南節度兼領）合固嘗官諫議也。

或者曰，如子所引，合終開成之末，豈大中尚存，是直自攻其盾耳。余按姚少監集一〇有太尉李德裕自城外拜辭後歸弊居詩，德裕守太尉在會昌四年八月，明合會昌時猶健在，讀書志亦有未盡信者。合自給事中出陝、虢觀察，見舊紀一七下開成四年八月，讀書志之「開成末」，或約言之耳。

假謂合與勗同厚德裕，數有餽餉，亦調停之一說；然德裕第二書云，「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盛德矜孤，再降專人，遠逾溟漲，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第三書云，「兼以道路艱阻，二年來不曾有人至洛」，如是交厚者恐未必有兩人。況據新表，勗爲崇玄孫行，合爲崇曾姪孫，唐人好攀附名賢，余屢有指證，韓湘字北渚，介之孫、老成之子而愈之姪孫，人所熟知者，沈亞之送韓北渚赴江西序顧稱爲吏部昌黎公之諸孫（全文七三五）讀此種文字，略從客觀方面落想，則德裕稱合姚崇曾孫，本不足奇，是以輩行而論，合始與舌篋所指者相當，而勗則差一世也。新傳好雜採說部，意其所据，只稱姚諫議而不名，作傳者又徒知諫議有勗，因以合之事，轉爲勗之事，記述之誤，固許有之，未獲他證，竊未敢專信新傳也。

合、勗與崇之系屬，舊、新書不同，論者亦主張各異；舊傳云，「崇長子彝，……次子异，……，少子弈，……弈出爲永陽太守，奐出爲臨淄太守，玄孫合」，「玄孫」字顯對專傳之姚崇言之。新傳云，「弈貶永陽太守卒，曾孫合、勗」，新書之修，斷未必不參舊傳，則「曾孫」字又當對弈言之。顧新表七四下崇生彝，彝生闢，闢生侔，侔生勗，勗非弈之曾孫也。崇弟元素生算，算生閈，閈生合，合乃崇曾姪孫，而弈之從姪孫，且與勗相差一輩也。故無論如何解釋，新書表、傳間必有一誤。

宋人除讀書志外，書錄解題一九亦稱合爲崇曾孫，與文饒別集同，而與舊、新書全忤。

沈炳震世系表訂譌姚合云，「元之傳、元之玄孫，弟勗，當是侔子」，此種考訂，殊極粗率，蓋未有他證，安見傳之必信也。況即就傳言之，傳云，「曾孫合、勗」，猶謂合、勗同爲弈曾孫耳，同爲弈曾孫者不必其同父，安見合必爲侔之子，

「弟勗」兩字，明是沈氏意想出之，故沈說無討論之值。

登科記考一八云，「按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陝郡姚氏懿，……生元景、元之、元素，元素生隰陵令算，算生閈，閈子祕書合，……則合爲元素曾孫，才子傳以爲崇曾孫誤，舊書以爲崇玄孫，尤誤」，按辨證之材料，一部是本自新表；易言之，卽以新表證新表，縱許事實如斯，要未合乎考證方法也。

羅振玉李公夫人吳興姚氏墓誌跋云，「此誌夫人從子鄉貢進士潛撰，稱夫人爲宗正少卿府君諱元景之的曾孫，汝州司馬府君諱算之孫，相州臨河縣令贈太子右庶子府君之季女也，祕書監贈禮部尚書我府君之女弟也。案唐書宰相世系表、陝郡姚氏，元景潭州刺史，生孝孫，壺關令，不及其孫曾，……今以誌證之，則算爲元景子，閈爲元景孫，合爲元景曾孫，表誤以此三世錯列元素系也。合子潛，表亦失書」。（丁稿）得此誌，則合之本系明，而合非崇曾孫更無事猜論。

合刺杭州，勞格杭州刺史考（雜識七）附於寶歷下，非也。考白氏集六五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第二首末聯云，「舍人雖健無多興，老校當時八九年」，卽送姚合之詩，居易長慶四年五月罷杭州，再閱八九年，應大和六七年；但姚少監詩九又有謝李太尉牧杭州德裕詩，（德裕二字應旁注）。似在會昌時代，兩者孰眞，尙須待他事證之。

上周相公啓

樊川集一六、上周相公啓云，「伏奉三月八日勅，除尙書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蓋自睦州守內調謝周墀之啓事也。余按舊書一八下、大中二年，「三月己酉，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本官平章事」，然是年三月辛酉朔，月內無己酉，新書八書於五月，而六三宰相表又書於正月己卯日下，一書之內，紀表不符。考樊川集七、牧所爲墀墓誌稱，「今天子卽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則新表實誤，新紀爲正，舊書置於三月者亦誤。

樊川集一六、上宰相求杭州啓云，「自去年八月時（特）蒙奬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職，七年棄逐，再復官榮，……自去年十二月至京」，考牧以會昌二年七月出守黃州，（見同卷求湖州第二啓）計至大中二年，恰是七年，是年八月內授

郎官，正周墀入相之後，得其援引，故有申謝。若如上周相公啓作三月八日，墀未爲相，於事不符，況三月奉命，何至十二月始行入京，是知三月應八月之訛也。

韓偓南依記

新書一八三韓偓傳，「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名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按偓自天復元年已後一紀之事蹤，從其詩集（全詩十函七册）中擷拾之，尚得大概，不辭瑣屑，節略爲次記。

昭宗天復元年辛酉　先後作無題十四韻三首）當時和者宰相王溥一首，侍郎學士吳融、舍人學士令狐澞各三首，舍人劉崇望一首，吏部員外王渙二首。（無題詩序）隨又倒押前韻成第四首，吳融亦屬和一首。（參拙著讀全唐詩札記）。

十月末在內直。（無題詩序）。

十一月，兵起，隨駕幸岐下，文藁咸棄。（無題詩序及辛酉歲冬十一月隨駕幸岐下作）。

天復二年壬戌　隨駕在鳳翔府。其恩賜櫻桃分寄朝士，（在岐下）秋霖夜憶家，（隨駕在鳳翔府）當均是年之作。又冬至夜作（天復二年壬戌隨駕在鳳翔府）云，「不道慘舒無定分，卻憂蚊蠓又成雷」，則已怵乎讒口之可憎矣。

天復三年癸亥　正月丙午，（四日）上令偓及趙國夫人寵顏宣諭於朱全忠軍。（舊紀二〇上）。

己巳，（二十七日）車駕入京師。（同上舊紀）。

二月十一日，（壬午）貶濮州司馬。（出官經硤石縣注）。

二十二日，（癸巳）經硤石縣。（同上注）　峽石屬陝州，地志從山不從石；詩云，「謫宦過東畿，所抵州名濮，……尚得佐方州，信是皇恩沐」。按偓自濮州再貶榮懿，榮懿屬江南道溱州，又徙山南道鄧州，是否通履三任，無可確考。偓在湖南賦早翫雪梅有懷親屬詩，又家書後批二十八字詩注，「在醴陵時聞家在登州」，偓原籍京兆萬年，則似家屬隨至濮州，故得東徙海岸。唐末朝命不行，且偓之貶出於權姦排擠，爲保身計，意偓以泝江之便，遂轉入湖南，未嘗至榮懿也。

天復四年（天祐元）甲子　二月，在湖南；（訪同年虞部李郎中注）。小隱詩，「借得茅齋岳麓西，擬將身世老鋤犁」，蓋在潭州也，時節度使爲馬殷。

五月，自長沙赴醴陵；詩題云，「甲子歲夏五月，自長沙抵醴陵，貴就深僻，以便疎慵，由道林之南，步步勝絕，去綠口分東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按綠口今圖作淥口。

天祐二年乙丑　至袁州。按贈孫仁本尊師泊易卜崔江處士二詩，均注在袁州，偓以去年抑今年至袁，不可確考，惟九月在蕭灘，則已逾袁而東，系諸本年，斷非全誤。

九月，在蕭灘鎮駐泊兩月，得商馬楊迢員外書，賀復除兵部侍郎依舊承旨；詩題云，「乙丑歲九月，在蕭灘鎮駐泊兩月，忽得商馬楊迢員外書，賀余復除戎曹依舊承旨，還緘後因書四十字」。太平寰宇記一〇六清江縣云，「本吉州蕭灘鎮，僞唐昇元年中以其地當要衝，升爲清江縣，以大江清流爲名」。按偓病中初聞復官二首末聯云，「宦途巇險終難測，穩泊漁舟隱姓名」，其不復北上，早具決心矣。

天祐三年丙寅　二月在撫州。（丙寅二月二十二日撫州如歸館雨中有懷諸朝客）。又有和王舍人撫州飲席贈韋司空。

三月二十七日，自撫州德南城縣。（三月二十七日自撫州往南城縣舟行見拂水薔薇因有是作）。

秋、到福州。（荔枝三首注，「丙寅年秋到福州」）。

九月，前東都度支院侍御史蘇暐以淪落詩藁見還。（無題詩序）

在福州寄上兄長詩云，「兩地支離路八千，襟懷悽愴鬢蒼然，亂來未必長團會，其奈而今更長年」，按新書偓傳，「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偓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寰宇記一百、福州至長安七千二百九十五里，路八千豈其指原居京兆歟。

天祐四年丁卯　正月十八日乙未，王審知於開元寺設二十萬人齋，號無遮會；是日、中朝官與偓同在座者，有右散騎常侍李洵，中書舍人王滌，右補闕崔道融，司農卿王標，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勳員外郎王拯，刑部員外郎楊承休，弛文館直學士楊贊圖、王倜，集賢殿校理歸傳懿等。（全文八二五黃滔丈六金身碑）。

天祐五年戊辰　現下己巳兩詩題，則是歲殆已移居汀州沙縣矣。

天祐六年己巳　在汀州沙縣養病；詩題云，「余寓汀州沙縣，病中聞前鄭左丞璘隨外鎮舉薦赴洛，兼云繼有急徵，旋見脂轄，因作七言四韻，戲以贈之，或冀其感悟也。（己巳年）」璘、故僖宗相從讜子也。

正月十二日，自沙縣抵邵武軍，將謀撫、信之行，會王審知有急召，卻請，赴沙縣；詩題云，「己巳年正月十二日，自沙縣抵邵武軍，將謀撫、信之行，到纔一夕，爲閩相急脚相召，卻請，赴沙縣，郊外泊船，偶成一篇」，按邵武是時稱軍疑，說見拙著讀全唐詩札記。

寒食日在沙縣；有寒食日沙縣雨中看薔薇（原注己巳）詩。

天祐七年庚午　自沙縣抵尤溪縣；詩題云，「自沙縣抵龍（一作尤）溪縣，值泉州軍過後，村落皆空，因有一絕（此後庚午年）」按龍字誤，應作尤，說見拙著讀全唐詩札記。

是歲居南安縣桃林場。按前題之後爲此翁，注云，「此後在桃林場」，又下有騰騰詩云，「八年流落醉騰騰」，自癸亥被貶起至此八年也，又多情詩亦注「庚午年在桃林場作」。寰宇記一〇二泉州永春縣，「唐長慶二年，析南安縣西界兩鄉置桃林場，福州僞命壬寅歲改爲永春縣」，又清溪縣云，「唐咸通五年，析南安縣西界兩鄉置桃林場，江南僞命乙卯歲升爲清溪縣」，兩記桃林場之置年雖不同，但均是南安西界，今永春南之晉江上源，猶稱桃林溪，偓當日所居卽其地。新書一九〇王審邽傳，「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考偓初至福州，後乃之泉，觀此翁詩有「高閣羣公莫忌儂、儂心不在宦名中」等語，知審知左右忌之者衆，故偓謀撫、信之遷，及奉急足相留，旣卻其請，遂改而依泉也。詩題、「桃林場客舍之前，有池半畝，木槿櫛比，閟於遮山」，豈卽傳稱招賢院之客舍歟。其中秋寄楊學士詩，一作中秋永夕奉寄楊學士兄弟，余謂楊學士贊圖也，新表、承休楊堪之子，虞卿之孫，與贊圖爲從昆，故曰學士兄弟也；全文八二九手簡帖，「楊學士兄弟來此」，亦同。劉克莊謂審知據福唐，韓居南安，曷嘗依之云，廣記三七四引「稽神錄，閩王審知初爲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劉殊未

詳審。

天祐八年辛未　在南安縣，有深院詩。（見汲古香籙集）

天祐九年壬申。在南安縣；其江岸閑步詩注云，「此後壬申年作，在南安縣」，又汲古本閨恨詩注，「壬申年在南安縣作」。

天祐十年癸酉　在南安縣；其驛步詩注云，「癸酉年在南安縣」，又南安寓止詩云，「此地三年偶寄家」汲古香籙集閨情詩亦注，「癸酉年在南安縣作」。

天祐十一年甲戌　是歲偓妻裴郡君卒。劉克莊跋韓致光帖云，「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終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賢於楊風子輩遠矣」，按偓此篇今全文不收，想已佚。

綜觀偓詩文，其卒最早不過是年，但無可確考。

全文八二九所收偓手簡十一帖，如云「旬日前所諮啓乞一書與建州，爲右司李郎中經過，希稍延接，……偓雖承建州八座眷私，自是旅客，難於托人」，如云「泉州書謹封納」，洎前引楊學士帖，顯皆南依後所作，（慶歷温陵所刻）惜祇見月日而闕紀年，亦無從條繫矣。

河嶽英靈集

全文四三六殷璠河嶽英靈集序，「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僞從眞，使海內詞人，翕然遵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璠雖不佞，竊嘗好事，常願删略羣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粤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嶽英靈也，此集卽以河嶽英靈爲稱。詩一百七十首，分爲上下卷，起甲寅，終乙酉，論次於序，以品藻各冠於篇額」。按明刊本河嶽英靈集載此序，字句略有異同，今不備舉；其要者「開元十五年」下有「後」字，三十五人作二十四人，一百七十首作二百三十四首，乙酉作癸巳。毛晉常建集跋云，「丹陽進士殷璠選河嶽英靈集，起甲寅終癸巳，上下四十年，品藻二十四人，譔錄二百三十四詩」，其說與明刊本

同，詩數亦與書錄解題著錄者合。然起甲寅兩句，可有數種解法，璠以何朝選集，諸家都未明指，全文且誤爲處士。自余觀之，則天寶時所輯綴也，知者：（一）序文開元之下第稱主上，則知非玄宗後撰作。（二）璠所輯丹陽集，如稱渭南尉蔡希寂、武進尉申堂構，參諸姓纂，二人均非終於此官，是知璠既輯河嶽之詩，又裒其鄉人歌詠，別爲一集，杜甫起於較後，（天寶十載獻賦授官）。故集亦不及。依此解釋，則甲寅爲開元二年，乙酉爲天寶四載，癸巳則天寶十二載，乙酉、癸巳孰是，非將全集詩稍加考證，不能遽定也。

明本所收詩確爲二十四人；據卷目數之，共二百二十九首，然常建稱十五首者實祇十四首，則二百二十八而已。孫毓修校何焯本，孟浩然多建德江宿、永嘉上浦館逢張子容兩首，數仍不符。同人校毛扆本，未云詩有增出，所附黃丕烈跋，亦不之及，豈毛晉見本已不足二百三十四之數歟。